



愚伏別集一

詩

^ 16  
2344  
11



和  
號 2344  
卷 16-11

愚伏先生別集目錄



卷之一

詩

次忠州蓮堂韻留上厓翁

重陽日在省中以禁醞一壺寄士廓叔載叔平三友

題三角寺僧軸

寄題三仙臺

獄中舒懷

樓巖客館書懷

送許書狀功彥赴日本

長安先生集目錄  
送金沙潭弘敏赴洛

金監司宇宏挽詞

次呈尹希庵瑱

丁酉冬楊侍郎鎬以經理承命領兵直到蔚山  
圍倭將清正于島山朝夕且受降報至上喜  
甚命臣經世賫賀帖問安馳到安東聞王師  
不利憤惋不自勝題寓舍壁上

兒輩借人蘇詩數卷置郡齋案上公暇偶閱之得  
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其下篇有共爲湖山主出  
入窮澗谷之句不覺欣然有感于心援筆用其  
韻寄山中諸友

寧海約山堂畱別主人趙光義

糞牛

寄金汝遇

高翠屏應陟挽詞

挽金汝遇

貞敬夫人李氏遷葬挽詞

尹希庵挽詞

禱雨九龍淵不雨示同行諸君

挽權司諫春蘭

月夜得一絕簡丁士優牧令西歸

挽吳黃澗克成

思齋先生別集卷之五  
二  
挽金叅議涌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曉有異夢覺而記之

挽呂郡守文老

挽金上舍以亨

寄黃會元

追次黃會甫大夫人壽席韻致頌禱之意

挽李伯明

全淨遠為都事不赴寄詩來次韻答之

李正郎景嚴結茅于楊根之先塋下斜川里以一冊寫陶翁遊斜川一篇于首要諸名公和之千里又求於余余不作入城書已久矣續和而不

敢寄

送李子時觀察嶺南

挽沈舍人光世

挽韓柳川益之

挽李興海宜浩

教書

逆賊梁景鴻等伏誅後播告八方教書

咨帖

毛都督文龍揭帖

毛都督回帖

登州軍門揭帖

陳副摠繼盛回帖

陳副摠移咨

答金主帖二

疏劄

弘文館劄三

辭慶尚監司疏

乞寢給昏需之命劄

乞逆職疏

辭職劄二

擬上劄

處置兩司劄二

辭狀

辭全羅監司狀

乞逆大司憲狀

啓辭

論進圭啓

憲府避嫌啓二

復命啓

書

與張旅軒

答金沙溪

與韓益之

與李叔載叔平

答李叔載

答李叔平

與李叔平

答李叔平

與李叔平

答李叔平三

與李叔平

答金汝遇

答黃會甫

答柳李華三

答申汝涉

答趙汝完光璧

答金萬悅問目

答康生喬年

序

柳月蓬詩集序

壬午司馬榜會圖序

論

藏絲付吏論

拾遺

翊衛司衛率黃公墓碣文章記

卷之二

思問錄

易學啓蒙附傳疑義

禮記諸篇

儀禮經傳通解續

大祥服圖補

養正篇

盥櫛

整服

叉手

揖

拜

跪

立

坐

步趨

言語

視聽

飲食

以上檢束身心之禮

灑掃

應對

進退

溫清

定省

出入

饋饌

侍坐

隨行

邂逅

執役

以上入事父母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

會揖

居處

讀書

寫字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卷之三

經筵日記自天啓癸亥五月至崇禎庚午十月

卷之四

附錄

年譜

卷之五



附錄

年譜

卷之六

附錄

年譜

卷之七

附錄

年譜

卷之八

附錄

言行錄

卷之九

附錄

墓誌銘

神道碑銘

墓表

卷之十

附錄

行狀

卷之十一

附錄

謚狀

卷之十二

附錄

賜祭文四

祭文二十五

挽詞二十二

奉安文二

常享祝文一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一

詩

次忠州蓮堂韻留上厓翁時厓翁亦呈辭歸觀後余行一日

志道初心漸覺昏悠悠終恐闕朝聞三年已被功名誤却悔將身早許君

重陽日在省中以禁醞一壺寄士廓叔載叔平三友

正值登高節空題送酒詩遣人穿落日要子醉荒籬宦况秋全少鄉愁夢獨知何時一歸棹三益共追隨

題三角寺僧軸

向來慵病愛丘山強著衫韉住世間靜對高僧眠永晝依

然清夢到商顏

寄題三仙臺

屈曲川圍麓蒼茫野接天名區連九月良會聚三仙橫笛  
秋風外看棊暮雨前吾丹方欲熟早晚倘同筵

獄中舒懷并序

萬曆己丑冬余以玉堂正字坐曾為史官薦賊  
甥罷官繫禁府騎曹郎朴孝伯衿川守韓益之  
皆以是罪同日被繫余念自幼飭行如處子然  
持身不敢不謹取友不敢不端逾二紀于此而  
顧於立身事主之初乃得承望賊臣風旨之名  
夫為此啓者雖未必非澁文而吾輩自失之罪

亦豈少耶省愆追咎輒以詩之

孤恩積垢獄中身著道前銜是近臣范曄有名欺舉世張  
公無眼相姦人清時罪網虛三面遙夜牢愁濕一巾聞

說賢卿方草疏佇看

明詔下楓宸

時成牛溪新入朝頗  
以救護士林為言將

上劄故云  
後竟不果

樓巖旅館書懷

遠岫欲埋何處雨平波猶帶去年愁一樽官酒難成醉千  
里鄉心獨倚樓

送許書狀功彥赴日本

前年送子朝北京今年送子出東海賢勞為國子應安遠  
別連年我何耐長帆大檝風浪惡日暮魚龍呈詭恠熏腥

濕熱瘴霧昏兒性命絕可畏君言此事何足道忠信只  
應吾所賴人臣夷險本難擇七尺微軀均一芥 聖朝威  
德耻為唐平生我亦輕員外驅使馮夷戟飛廉約束島醜  
輸大貝歸來袖裏璧尚完再拜 龍顏瞻八彩遂令千里  
樂耕桑百年南封脫兜鍪書生辦此亦事業惜別寧為兒  
女態壯哉此語吾所服執爵起向樽前拜

送金沙潭弘敏赴洛

天風浙浙卷汀沙歲暮離愁鴈外多平地向來能折軸長  
途珍重慎驅車

金監司 字宏 挽詞

牛角凝然已老成夏將詞藻擅華聲賦成元氣人傳誦早

年有仲尼 元氣賦 疏詆妖髡鬼若敬馬嶺南士林疏論普 鴈塔名題

強仕日 公四十 三登第 鵬溟風擊幾千程周庭喜得青牛老史漢

帝能容白馬生職短李素淡門省望院小蘇端合玉堂盛

經筵 天恩便覺丘山重仕路難教去就輕供職未曾殊內

外竭誠惟願贊清明塞惟冀境貪污屏湖西分竹并州稚

弱迎光州平世功名方有待暮年衰病却相嬰江湖不盡

思君淚嶺塞兼勞憶弟情神雀忽穿瓶口穀信鷗終失渚

頭盟公構亭洛上方眼前蘭玉畱餘慶身後文章帶令名

菘葛幸嘗叨厚分松楸那忍拜荒瑩吞聲一慟傷吾道一

字題詩一涕橫

次呈尹希庵 瑱

風搖屋壁雨淋椽猶道謀生勝計然無限詩書常滿腹有時厨竈不生烟鸞鳳未肯棲叢棘蝓蟻安能見大年一掩松門多歲月騷人應賦考槃篇

丁酉冬楊侍郎鎬以經理承命領兵直到蔚山圍倭將清正于島山朝夕且受降報至上喜甚命同副承旨臣經世賚賀帖問安馳到安東聞王師不利已退次矣憤惋不自勝題寓舍壁上

我寐寧無覺天心果孰憎頻年師左次何日國中興宇宙英雄山河怨恨增危欄便北望遙夜涕垂膺

兒輩借人蘇詩數卷置郡齋案上公暇偶閱之得和劉景文登介亭詩其下篇有共爲湖山主出入

窮澗谷之語不覺欣然有感于心援筆用其韻寄

山中諸友

庚子在寧海時

海邦異節侯八月猶蒸溽公餘倚南窓解衣伸兩足悠悠忽夢歸故山溪水綠覺來煩鬱除爽氣尚滿腹憶昨病休官幽貞占東麓丘山敦宿好於此甘潛伏寂寞謝塵囂漁樵但相逐不料賤姓名承恩廁除目誰云五馬榮簡書苦相速僂勉出洞壑在途猶躑躅半年困簿領生憎鬢邊玉束帶向官長碌碌事邊幅平生種樹書偷閒時一讀長看笏外山不作歧頭哭緬懷陶彭澤遺辭今可續富貴有危機側足誰敢觸長松蔭翠壁白雲平澗谷忘機伴麋鹿此樂吾甚欲寄聲謝山友行當返初服

寧海約山堂留別主人趙光義○今英陽

小築臨江曲蒼巖擁翠屏專城豈初願一壑付餘生夢入  
山霏濕衣薰海氣腥煩君莫相挽歸欲及春畊

棄牛

誰家病項牛放在山阿幽雖有戀主心而無驅策憂上隴  
鬣芳草入溪飲清流日夕下山臥不怨無人收

寄金汝遇

草茵花渥柳如帷定是春光浩蕩時離索不堪懷勝友過  
從緣底誤佳期愁逢酒陣城將陷詩遇神鍼病已醫汝遇見拙  
製老馬詩謂末句豪氣未除且有些子放不下莫問邇來  
底意思畢竟非佳作云余淡服其評故及之何事業靜中盤水苦難持

高翠屏應陟挽詞

讀破千篇賢聖書清時有味老樵漁何妨末俗嘲迂濶自  
是高情任卷舒原憲懸鶉貧不病榮期帶索樂猶餘一遭

觀化吾何恨浩氣應知返太虛公嘗有詩曰讀破千篇聖賢歷覽六道山川歸臥洛

東江上明月清風滿襟觀化前十餘日又作不劫心賦乃其絕筆也故首尾二句及之

挽金汝遇

牛角交情指白頭如何今日便長休薄雲義氣尋無地驚  
座宏談聽莫由綠綺已緣鍾子廢丹旌應為巨卿留誰知  
未死傾河淚不管泉臺去路幽

貞敬夫人李氏遷葬挽詞

士行當時配大賢眼看蘭玉滿堂前溪南舊壠拱木今千尺

壽洞巖寒烟又二年魂氣固宜無不至魄靈應亦喜從遷  
門生不盡山頽淚此日臨詩更泫然

尹希庵挽詞

昔我先君子稱公好丈夫小生叨托契景仰自趨隅風度  
元豪士襟期豈俗儒傾心卽意氣舉足又規模早抱屠龍  
略翻嫌泣玉愚大拈題柱筆高擲入關繡躡躑終難合蕭  
條祇自娛丘園真樂土耕釣是良圖松嶽齋郎職以薦除齊陵  
丹城竹使符以才堪守令薦授夢回槐國短跡與笋班迺晚卜松  
為號晚居月洞自號一松餘齒菊作徒平生甚愛菊余嘗為作菊圃記吟詩時擊節  
遇酒輒傾壺夜臥仍連晝朝殮或并晡身間貧也樂適意  
老而腴鳩守床前杖地疑壁上弧鄉筵方四豆屋雷已三

呼脩短皆由數神明豈不扶傳家欠千橘留慶有雙珠聽  
笛悲堪慟銘碑語敢諛聞公臨逝以應知不亾在能識此  
情無

禱雨九龍淵不雨示同行諸君江陵時

蘊隆東閣積幽悃扶病祈靈九瀑泉石磴攀緣結識意瑤  
壇稽拜月臨虔風如欲雨來從海龍不憂人臥在淵聞說  
桑林方責已佇看甘澍遍窮邊

挽權司諫春蘭

梅花標格鶴形容古井波恬不起風暫與鶴鸞供卯酉好  
隨鴻鵠謝樊籠紛紜世事三緘口淡泊生涯一畝宮今日  
此人那可得舊僚空有淚傾凍

月夜得一絕簡丁士優牧令西歸

獨立中庭月悠悠有所思明朝人去後誰復問心期

挽吳黃澗克成

幼日桑蓬志丁年虎豹韜穿楊聊自試分竹未為叨謾抱  
平戎策誰憐泣鏡毛纔聞耒陽醉遽報屋榮臯泉壤悲長  
隔兵戈憶共勞戊戌余以方伯隨董提督入泗川君以幕賓從那堪淚盈眦難說  
死猶屍

挽金叅議道源涌

鶴老階庭玉樹叢就中翹秀說吾公明時去踏重霄路晚  
歲歸休一畝宮尚喜脩齡猶未艾豈知斯道優終窮傷心  
記得分攜處雪漲驪江吼朔風

戊午十二月廿三日曉有異夢覺而記之

我夢玉皇史降我雲錦誥雙銜數十字下有真君號字織  
金縷成隸法真妙絕同封瑤華函授以鈇永訣俄頃至一  
處宏敞如官府白日八牕靜周遭閉廊廡執役數三人氣  
像間且愿合藥或屑瓊郁郁香滿院忽聞清蹕聲心疑玉  
皇至屏息磬折立被命趨前跪二女在帝傍星眸蘭蕙質  
琅然向我言子韜封有日左辟遂成展蓬蓬下界客恠來  
室有光滿牕山月白

挽呂郡守大老

卓犖奇男子軒昂好丈夫文華元世業意氣豈拘儒鵬擊  
重溟翼驂馳九軌途立揚方得路致澤有良圖大學薤菹



案偏成枳棘株酸醜違俗嗜局促耻轅駒世亦君平棄吾  
 將隱者徒棲遲樂耕釣沉晦謝圓觚郡紱初非願君恩  
 未忍孤病潑聊臥閤來暮聽歌襦桂辣難移性泉清豈合  
 污還尋遂初賦歸老水雲區貴訕心何樂貧安道即腴不  
 嫌牙齒廢寧恨渥丹枯課子撥經史邀鄰共榼壺恬愉齊  
 得叅偃仰夢軒虞謂必靈春壽如何病鶴癯未為神所勞  
 終與化俱徂知已云公矣從人問慟乎歡情那可忘交道  
 未曾渝雪榻論襟夜寒垆叙別晡公嘗乘雪訪余晤宿王  
 邀拜道左日暮而別雪風標猶宛是精爽已難呼書疏相  
 來往心肝每鬱紆幽明今永隔宇宙獨長吁何處無春谷  
 潑埋不夜珠題詩當執紼愁思滿平蕪

挽金上舍以亨

蓮籍頭行著姓名急鞭歸馬出都城君丁巳聞榜元李榮  
 久將疏請廢妃不  
 應榜眼前道義千金重世上芬華一羽輕瑚璉未成人識  
 寶椀楠方長鬼凋榮古今何限頑公者天問篇中淚自傾

寄黃會元號海月軒

天教勝地秘詩仙驅駕風雲日百篇東海若將雄筆捲越  
 松亭畔盡桑田

追次黃會甫大夫人壽席韻致頌禱之意

綠髮青瞳倚繡茵定應扶護有明神樽前兩箇斑衣舞膝  
 下常時扇枕人萱草映階翻淑景荆花滿樹殿餘春年年  
 此席開無筭會待西王母下巡

挽李伯明

端恭雅飭有章程此舅階庭合此甥不問可知薰炙力與  
交能釋吝驕萌朝謔夕暝緣何病位下年界但令名聽說  
三郎皆峻茂善家餘慶後當榮

全淨遠為本道都事不赴寄詩來次韻答之時鄭造為

司監

坦坦非難見滔滔昧所之用行元義分潦止豈身私大水  
誰能涉沉疴不可為丁寧難進字此道未全衰

李正郎景嚴結茅于楊根之先瑩下斜川里以一  
冊寫陶翁遊斜川一篇于首要諸名公和之千里  
又求於余余不作入城書已久矣續和而不敢寄

至足在忘物至樂在心休達人臥蓬蓽自有逍遙遊世道  
好塞竇出門或同流安能任乾沒甘作逐浪鷗善君避煩  
囂結屋依孤丘依依望松楸悄悄謝朋儔時逢農圃老濁  
酒相獻酬問君方寸間還有外慕不珪組亦何樂或招刀  
鋸憂富本不可求可求無用求

上年秋余在山居李君子陵以斜川詩帖寄示  
索余語余方持括囊之戒既和而旋縮之今年  
趨 召入洛則子陵方以騎曹郎從宦于朝矣  
持是帖屬余曰前作今可出矣余不敢隱遂書  
以歸之但與子陵今皆為出門人是則可愧然  
霽行潦止自當與時消息庸何歉焉

送李子時觀察嶺南 并序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孟子曰治人不治反其智聖賢之於民寬恕惻怛如此世之論治而歸咎於民習之不美者顧不認歟嶺南之民樸而不華馴而不驚率之為善易驅之從惡難其見於方輿所載前輩所評者班班可考而近歲乃以豪悍格官令稱豈嶺之俗美於古而惡於今耶其必有所以而非民之罪也今日得公為觀風此嶺民之幸而公之游刃亦必有餘地矣入境而察之則當有以

知吾言之不誣矣

英妙當年宣慰公褰帷今去又觀風欲知嶺外民生苦破屋荒疇一望中

政要推仁與布公今人往往說威風憑君報與張持國朱

博持刑本不中 右二首用持國韻持國之詩用意甚好而上一句頗有抑揚恐觀者不深察故為著

一轉

嶺路前年值大無瓶空無計納官租使家却作豪民看狼藉笞鞭不用蒲

雨露要須勝雪霜鷹鷂自是下鸞鳳久知詩禮為家學會

見絃歌化一方 右二首用他韻以此贈公無乃醫家所謂實實而虛虛耶然寬猛相濟不得如此

也

具休先生集卷之一  
十  
挽沈舍人 光世

地望危州緒風流檜老甥十年愁瘴熱千載值河清未展  
鵬溟翼空留鳳沼名沾詩今日波聯案舊時情

挽韓柳川益之

昭代掄才將相兼羽儀朝著見鴻漸中年禍大名猶盛公為  
鄭仁弘李爾瞻輩所搆陷幾不測晚歲官尊道益謙公為  
在謫累年而士大夫敬慕之不衰未嘗以片言  
干預時政 德器未為廊廟用高明還被鬼神嫌傷時友  
袂千行淚不為吾公孰為沾

挽李興海浩然 宜活

眉宇軒然氣度溫大賢家世典刑存纔騰驥步臨雲路却  
佩魚符滯海門千里兩情長惜別一疴三日忽成寃難將

殀壽齊毫嶽久把心肝托弟昆墓道徵文郡忍負公以先  
見托諾而未成郵筒留札不堪緇公十月書重泉若見吾兒面為

說空山哭斷猿 教書

教書

逆賊梁景鴻等伏誅後播告八方教書

王若曰天地有陰沴之鍾或鳥獍噬牙於邦域宗祊屬靈  
長之會乃鯨鯢磔於藁街常刑既盡於彝章誕告可已  
於中外噫亂賊何代不有而悖逆此類最凶處五流五宅  
之鄉罔念并生之德非一朝一夕之故久稔射天之謀締  
繼賢為腹心密通書檄約韓潤以嚮導將據要衝又稱平  
遼之剋期欲致誕鄰之胥伐既是讒言罔極寧不禍應且

憎將謂鬼神之莫窺竟為徒黨之所發陰謀秘計已盡輸  
於榜笞妖腰亂領尋即就於鈇鎖事異潢池之盜弄實係  
國步之安危云云於戲見無禮於君輿憤必切於食肉吾  
何快於是邦憲寔嚴於渚宮

咨帖

毛都督文龍揭帖

層冰積海音問莫憑一念瞻邇曷嘗以弛履茲新春伏惟  
茂迓天休福祿川至驕虜妖氛惟指期佇息耳冬間得譯  
官張禮忠處諭帖似有不能釋然於不穀者不勝瞿然不  
穀於大人實赤心相托數年以來凡所以應命承教者不  
敢不自盡于心或有不及亦坐力竭非敢愬然中間一二

煩言本不介在心曾豈有陽諾陰違密為隄防如大人所  
疑者哉讒來不入是謂相信事過即忘乃為盛德不穀之  
所望於大人者此為真切願深諒之不然不穀何所恃於  
知愛之地耶比緣敝邦多故久闕專候茲遣重臣委布微  
悃聊附薄儀統希崇照

毛都督回帖

千里馳書告以所聞相急之義有同骨肉不穀蒙大人眷  
存六年于茲矣常時銘感之心曷嘗少懈而今日則又倍  
蕤矣厚誼無以為謝但此人兄弟皆以勲業重臣忠藎素  
著或藩翰于外或謀猷于內殆古人所謂有禦侮有先後  
者豈有此理必以告者誑也詩云采芩采芩首陽之顛願

大人察之卽其心跡如有一毫可疑不穀雖不能覺察幾微其聞大人之教寧有執迷不悟之理惟大人以此爲決而不置疑其間則幸莫甚焉提兵協守之示雖出於輔車之義旣無此事不當過慮綏靜兩利之語乃爲真實相愛久遠交驩之道彼此之所當勉也良深感佩山川雖間肝肺相照臨楮興懷形畱神送別幅菲儀庸伸虔敬伏惟崇諒

登州軍門揭帖

不穀叨守外藩亦 聖天子疆場之臣也雖地隔重溟無路攀拜而竊伏下風懷想德誼爲日久矣今有切迫事情係小邦存亡者何敢自外於仁度之內而遂默不告耶小

邦不天上年酷被兵禍公私懸罄而今又荐以大旱野無青草子遺民生喁喁待盡議賑無粟告糶無鄰將至於立視其苑憫感之極直欲寧丁我躬而不可得痛苦痛苦念惟 父母孔邇而因極有地茲敢不避干冒具咨告急如蒙一視同仁特與施行則小邦赤子之不歸於枯魚之肆寔餘波所及而宗社之不亾秋毫皆盛賜也豈勝銘鏤秋序漸涼祇祝旌節增重不腆土宜聊薦遠誠伏希莞領

陳副摠繼盛回帖

冰海連空音耗莫憑引領西望但切懸情茲承手帖就審徂冬入春牙纛增重區區欣慰不任遠誠頃因邊臣馳報聞有匪茹深入之變雖知出於虜中誇詡之道傳而猶不

得不爲之驚愕謹已火急差人就撥的報未至而此書發  
矣書中旣無那邊消息則前日之言定是虛妄令人憂疑  
頓釋不翅如披雲覩日也示喻沿途設撥無事時巡緝作  
拏棍徒有事時騰時報變以備防援此是第一長筭敵邦  
之所願欲者當以示喻曲折行會于義鐵兩邑令一遵約  
束緩急庶無違悞矣但念邊地疲氓慣經漢人侵暴今與  
撥夜相挨或未諳此是牙下法度中人不無魚駭獸散之  
患則甚非細憂望嚴加鈐束使無相擾令民按堵遇有作  
拏先棍一一緝捕解到軍前則敵邦受賜多矣豈不幸甚  
義存同舟心如合符雖隔重溟無異面對不宣

陳副摠移咨

爲胡差脫逃禍延邊封義州一城酷被傷殘懇乞嚴戢軍  
兵以懲後來以保民命事據議政府狀啓崇禎三年三月  
二十日據平安道兵馬節度使柳斐馳報本月十七日據  
義州府吏李億孫狀告胡差仲男等入接本府將要過江  
望見漢船數十艘泛海來到卽撥帶胡三名前去唐船處  
所擒捉漢人一名走向水上去訖漢人騎步并約五百餘  
名直到本府南山外擺陣闌入城裏言說你們同謀容匿  
窮搜遍索卒無所得則又稱透漏事情故令脫逃將本府  
節制使李時英綁縛毆打或亂射或挾捆兩脛幾至折傷  
不省人事命在晷刻滿城居民盡被打射將官池汝海被  
箭四處左臂又被破傷判官白光宗王江萬戶柳江出身

李季榮等二十餘人逢箭被創各項官藏貨物沒數掠奪  
仍將李時英等將官戰馬衣服等物城中凡有頭畜及過  
涉艤四隻并爲搶去又該龍川府使李澣所報相同各等  
因據此具報竊詳我國不幸密邇強寇素爲邊患丁卯之  
變酷被兵禍兩西生靈已盡虔劉城池器械無復可恃不  
得已而與之羈縻以緩目前之禍其情誠亦憾矣其時卽  
具一本上聞 朝廷初非有隱於 父母之邦而暗與交  
通也夫旣與羈縻則使在其間往來通問自是常事前後  
金差之來摠鎮亦無不知而未嘗爲鼯鼠發千斤之弩者  
益濩量我國形勢不欲開邊釁以貽禍於我國也今者摠  
鎮將官領率軍兵揚帆過江迫近城外則彼旣日覩官兵

之來逃逸之患勢所必至何待我國邊吏之漏通而摠鎮  
軍兵闖入義州奪我牛畜掠我官藏不遺錙銖被掠貨物  
邊臣想已關報於摠鎮必當查處至於府尹李時英累度  
中箭又被酷刑此外龍川前節制使池汝海判官白光宗  
以下將官無不中箭逢刃幾至死域滿城居民亦皆酷被  
鋒鏑瘡痍狼藉夫戕害我人豈摠鎮之意而鎮下將領橫  
怒所發不遵法度致有此變我國至誠事上 天朝視同  
一家雖有失悞之事未嘗以兵刃相加至施酷刑於守邊  
將官實二百年所未有之舉也摠鎮如燭此間情節亦必  
有處斷之舉合無備將前由另咨副摠嚴行禁戢相應等  
因其啓據此爲照小邦與虜羈縻出於千萬不得已之計



而區區拱北之忱天日照臨自聞伊賊入寇心膽掉裂雖  
兵力單弱不能效敵愾之志而其與貴鎮同舟共濟之義  
固已十倍於前日矣今者仲男之來亦令僨臣割卽報聞  
想貴鎮之所明知也及至鎮下兵船來迫義州城彼乃自  
爲瞻望先知逃逸豈仍小邦透漏之所致不圖官兵有此  
移怒之事也非但前頭嫁禍明若觀火義州一城被傷之  
慘實屬駭異煩乞貴鎮曲察小邦事情嚴究作挈軍丁使  
邊城纔聚之民得以保存不勝幸甚

答金主帖丁卯

天下無孑然獨處之國四境之外必有鄰交則爲與而兩  
國共享安寧之福爭則爲敵而生民胥被屠戮之禍上天

孔仁其好惡必有在矣我與貴國各守界限無相侵伐幾  
年于茲矣往日之事彼此得失悉置不論惟從今伊始永  
堅和好以承上天愛民之心乃至願之所在也寡弟旣蒙  
厚遇專使護還足見信義不淺且承來書申以結好之意  
期之久遠此豈獨爲我國之福耶良深喜幸繼自今兩國  
之民越境逃生者各相刷還毋得容住當如所示惟是我  
國人被擄在貴境者懷思父母鄉土舍命脫來乃是恆人  
之至情卽上天之所矜憐也我爲民之父母旣不能使之  
保存於被兵之初及其來歸又從以縛送之此於天理何  
如決不忍爲此幸願諒之抑數月以來心有所介然致訝  
於貴國者若不一吐露是不以誠信相待也當初約誓

既以各守封疆爲言而輟兵之後餘衆尚留我境驅民作  
農顯有久住之狀豈貴國之所不知耶若然則誓墨未乾  
而盟已渝矣欲使我何恃於貴國而永爲久遠和好之計  
耶甚非當初所望願細思而善處之若果仍留不撤則深  
恐戰爭方始而兩國不得享和平之福到伊時願無歸曲  
於我幸甚此是赤心相告以求教耳更希諒察

答金主帖庚午

接壤而國已幸况又證天成約結爲兄弟此來書所謂天  
成和好者豈容人力無論彼此強弱惟當敬承天意共享  
太平之福何可有一毫輕忽之心哉書中乃以四事爲言  
有若督過者然私心甚不安請略陳之毛文龍之事已往

不須多言但彼是天朝將官當初果有質換相資之事  
近日兵火之後公私蕩然因之饑饉連年國中生靈嗚嗚  
待盡何暇及人其云全賴朝鮮者以告者誑也况今劉興  
治跳踉海中肆行搶掠本國苦之久矣有何心情管他飢  
飽彼邊上小民私相買賣者則容或有之自今當申飭禁  
斷也逃還人現出者前日隨即刷送今則日月已久絕無  
來者設或有之既聞官家刷還之令藏蹤逃匿惟恐不沒  
雖欲搜括不可得矣此意前後已累言之想有以諒之也  
義州之事卽所謂劉興治肆行搶掠者彼其乘風舉帆直  
到城下本欲得貴國差人而脫失之後謂我國通謀故縱  
大肆恣狠府尹以下並被劊刃幾死而甦此乃差官之所

思軒先生別集卷之一  
目覩而傷嗟者自此常謂貴國必知我急難之義不料今日乃以此咎我也北邊潛商原係我國禁令犯者輒死法非不嚴而今見來書有此云云必是邊臣奉法不嚴亦或奸民爲生理所在不憚於犯禁極爲痛駭雖我無招來之事而貴國逃役之民或相因依此則來諭是矣今當另差剛明官員著實禁斷也惟是兩國各有封域各有民人當初約誓旣以毋相侵越爲言而來書乃有待冰發兵等語甚非所望於久遠相期之地如何如何人之相交貴在兩心相信若見一事不如意便生疑怒則雖匹士之交不能久全况兩國之君各爲百萬生靈計可容如此耶蒼天下臨百神傍質惟赤心相與以全終始甚善甚善近因島中

亂作仍有東搶之形邊情涵涵不得不調兵待變以此邊上多事前日興治所搶物貨趁未辨出以致許多夫馬暴露淹滯濶用未安然事急力綿想在所諒恕也

疏劄

弘文館劄乙未

伏以近因軍務稟 世子裁決之 教大臣宰從連日陳啓而 聖批嚴峻而宰拒臣等且驚且惑實未知 聖意之所在也夫以 皇勅旨意坦然明白 聖明於此宜無所不察而堅執意見托爲辭說以欽遵 聖旨爲教臣等今亦不必更爲他語而 聖上之事大如子事父請以人子事親之道反覆而推明之凡人子受父母之命籍記而

佩之時首而速行之務在奉承其命而已如不能深察父母命言之本意或以一毫私意叅錯其間認彼爲此事與命異則雖所行皆是猶未免爲違命之歸况未必是乎其不貽怒於父母見非於鄉黨吁亦難矣 聖明試將皇上勅辭澄慮而深察之則 皇上本意果許世子裁決一國軍務如 聖明之教乎總督之稱不過專閫許以便宜只要責成而原其 降勅之意則不欲孤 聖上奏請之望以示他日冊封之微旨也其曰俟有成功另議優處者蓋以說盡無蘊矣今若舉一國軍務委 世子裁決則不幾於認彼爲此事與命異者乎必將貽怒於 天朝見非於人議他日之虞或出於意慮之所不及則豈非可懼之

甚乎 綸綍之言下及於外藩陪臣乃一國無前之事而郊迎纔罷 聖教遽降上乖 皇命下拂衆情加以引喻失義過自菲薄一則曰罪人二則曰冒據前後 聖批多有臣子所不忍聞者百僚惶駭庶務隳廢若此騷擾之舉在平時猶且不可况今危急存亡之日乎伏乞 聖明深思 皇勅旨意務盡欽遵之道無爲違越之歸不勝幸甚

又

伏以祇承 聖批顯有退托之意臣等聚首垂涕不勝憫迫之至竊伏念 聖上憂勤圖治垂三十年于茲修德立政之間無大闕失而不幸遭千古未有之變 廟社丘墟疆場屠戮乙夜丙枕之上反躬省愆之際悲憂惕念宜無

所不至矣然而事或關運寇非我致外侮之來聖哲之或不能免而天未絕宋民猶思漢在天 祖宗之托舉國臣民之望咸在 聖躬則淨雪漢讐光復舊物皆 殿下之責也誠宜奮發擔當勇往直前益勵嘗膽之志不替沫血之誠思有以慰答神人再造邦家而奈何 過自菲薄徑思退遜曲引 皇勅之辭牢拒臣僚之請今日之事莫有大於聽斷戎務而將付之問寢視膳之地委以專決不欲與聞上負 祖宗之托下孤臣民之望未知於 聖上之心安乎否乎前後 聖教之下慘痛懇惻有臣子所不忍讀者况於 世子仁孝之誠其為憫迫憂遑必有不可勝言而廢食籲呼之餘意念愁鬱之極或有疾病乘之則以

聖上慈愛憂疾之心得無有大傷悔者乎况乎王者之為國唯當順人心而已今者百僚在廷血誠呼訴輿情所同固已 洞燭此而拂之則未知 殿下將何恃而為國乎伏乞 聖明更加三思亟從廷論以定人心不勝幸甚

又

伏以百僚造庭累日號籲血誠之積訖可回天而 聖批之下愈益嚴峻臣等相顧驚惶不勝憂懼此必天不悔禍陰誘 聖衷使一國庶務漫無主張至於渙散廢壞而莫之救也不然豈以 聖上之明而反不察乎此耶嗚呼百年忘戰之餘強寇猝至兇鋒所向列鎮瓦解以之長驅何往不可沮江以西曾無天斬之固而屯駐平壤終不能進

馬休先生文集卷之二  
一步向前使龍灣一隅卒爲我土君臣上下得保今日者  
非天意乎兩湖雄藩國之天府而迤東一帶皆被屠躪向  
西路頭未有藩籬之限而終得完全使今日調兵出糧皆  
有所賴者非天意乎運際厄會淪敗塗地略無自振之勢  
而幸以 聖明當之格天有誠使 皇家兵馬遠爲外藩  
圖存者非天意乎此數者皆非人力所及莫之致而至焉  
天之佑我益可見矣 殿下誠宜奮發擔當自誓乎心曰  
祖宗基業之傾覆既丁我躬則重恢之責是誠在我銳  
志宵旰勤聽斷而於修攘之策戰守之務尤致意焉以  
無負上天之眷顧而奈何 厭倦退托之心遽發於卧薪  
嘗膽之日頻下未安之 教驚駭臣民之聽甚至大臣論

之諫官爭之侍從執之百僚言之而一切揮屏堅守不回  
理明而不察言直而不從大不類 聖明平日舉措此臣  
等之所以深疑於此而必以爲天欲禍我也豈不誠大爲  
憂懼哉幹回天心只在 聖上一振作之頃而安危轉移  
之機間不容髮伏乞 聖明深加警畏急思改圖上答天  
意下慰民情不勝幸甚

辭慶尚監司疏 戊戌

伏以臣積勞傷氣積憂傷性危症一發百病交攻驅馳則  
勢所不堪調攝則時非自便不得已冒昧呈告日俟 嚴  
譴今者伏見朝報則該曹以調理行公回 啓蒙 允是  
則朝廷猶以臣疾爲可以黽勉而本道事爲不甚緊急

也嗚呼臣亦人耳有五臟焉有九竅焉苟有分毫氣力或  
可自強則當此岌岌之日安敢以自已疾病仰瀆 君父  
之聽自取避事之誅哉臣之得病今已二十五日而寢食  
俱廢身不離席者又已十餘日矣道內公務皆已委之於  
都事臣所自勾管者惟邊報馳啓一事而已而成貼之際  
倩人扶起側卧著署其褻慢亦已太甚而閉眼僵卧百事  
不理僅為有息之屍守令士民已不知有方伯矣如此而  
尚可一日冒據勾當方面之任乎如使該曹知臣疾病果  
爾濩重而非出於詐稱則必不以調理行公責之於今日  
以重誤國事也顧今國內舍生孰不與此賊有共天之痛  
而臣之情事則又倍於平人萬萬不惜一塊肉不怕片時

痛畢命於干戈之下乃其至願而東洋敗還之日北望拊  
膺心膽俱碎至今思之夢悸食噎近聞 天威所震兇醜  
盡遁雖其不得勦殲殄滅使片帆不返為國家濩痛而子  
遺餘生得見妖氛澄豁舊疆望恢亦足一快躍馬疾馳倚  
釜山臨滄海放聲一慟尚可以少洩悲憤而此亦不能他  
又何望痛切公私初非惜身之計病纏心髓已無隙力之  
路 恩獎不答罪戾先積伏枕流涕不知所言臣之病勢  
如此已不堪供職而又有一事決不敢冒處者夫監司之  
職在於明黜陟不能平此為失其職而國家亦安用監司  
哉臣即見朝報中言官以臣為受人指揮黜一守令其言  
發於論劾大臣之章若是則臣之誣上行私宜得罪於

朝廷公論既發臣不敢自爲分疎第以此事實狀有不如  
此者臣於到界初卽到安東則府使鄭賜湖已有告病乞  
逋之語臣亦素知其有病心甚憫之而特以國事方急至  
誠以開諭之嚴辭以拒絕之其後累累呈狀並皆不許而  
一向不治事四閱月而瘵曠益甚本府之事將至於不可  
收拾然後不得已而 啓請罷黜其時狀 啓曲折備具  
聖明之所已燭非可得以誣也此則雖使賜湖自言必  
不敢謂臣有他意而言官所論乃如此此必臣之平日處  
心行事不能一出於公不能使人不見疑於流言以取此  
也名器至重公論至嚴身爲方伯得此題目臣雖無耻亦  
將何顏面更居守令之上以爲黜陟號令乎伏乞 聖慈

憐臣病勢深重察臣情跡狼狽亟 賜罷斥使得屏苑丘  
壑則入地嚙感結草圖報若其 命之以曠官行私之律  
使就司敗身伏刑章亦不敢辭伏惟 聖明垂諒焉

乞寢給昏需之 命劄癸亥

臣於昨日病伏私室聞有 下諭本道題給昏需之 命  
感激之餘不勝惶悚縮息之至臣竊聞禮尊者有賜少者  
賤者不敢辭况君父之賜尤無可辭之禮而古之人臣辭  
君賜而不受者亦多有之誠以君臣交際之間賜予辭受  
之節必當求合於義而不敢苟也臣竊見 先王朝廬守  
慎柳成龍尹國馨諸臣受由下鄉之日皆有 賜物乃以  
其人等有老親故 孝理之化不得不急於老老以及人



也至於婚姻之禮雖人家所重要非君上所宜軫念况今國計蕩然經費不繼歲又大敕民將餓死尤不當私自微臣至煩各邑公儲以爲冗費也臣家世清寒自祖先以來凡干昏喪大事悉皆隨家有無不求豐備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自是理當如此非敢僞讓實出情願伏乞聖明曲賜照察亟收成命庶上無謬恩之譏下免冒受之誚不勝幸甚

乞遘職疏 乙丑

臣頃以先墓修治事仰瀆天聽蒙賜恩暇至命本道備給澆奠之需恩霑存沒感極幽明卽宜歸掃荒塋以爲親榮而翌日旋有除命臣又傷暑病重遲留至今

人子私情不勝懸鬱今將扶曳癘病寸寸下去而顧惟冒據之地非他閒慢庶司之比乃聖明耳目之所寄朝家綱紀之所托而以長爲名其責尤重決不敢帶職遠離以速瘼曠之誅懇乞聖明特賜照察卽許遘差上存公家事體下全臣子職分不勝幸甚

辭職劄 丁卯

伏以臣衰朽頽齡荐遭殃禍積傷之餘百疾浸凌去冬以來羸愒益甚而忽值主辱之日但有臣死之義驅馳累月不敢言病其筋力精神蓋已弊脫而無餘矣還朝之後冒昧呈告冀得投閒靜閉以延一日之命而賊猶在境邊聳未息黽勉扶曳旋卽出仕然初非有供職之望也臣

之種種諸疾沉痾之狀數年之內縷縷陳達不啻屢矣今  
不敢更爲煩瀆以溷 清聽目今眼疾甚苦兩睫腫爛不  
能開視赤翳攀睛咫尺殆不辨物此則平生所無之證而  
今忽有之六閱月而不瘳此必心肝鬱熱血枯之致非一  
時外感之發也當此國家危急存亡之日豈不知人臣夙  
夜之義萬倍平日而疾病如許末由自力備局公坐不得  
進叅者已踰半月昨日延 詔大禮亦不隨班揆之分義  
豈容如此臣實憂惶不知所出懇乞 聖慈曲垂憐察將  
臣本職及藝文館提學備邊司提調並許適免使就軍職  
散班得以安心將息不勝大幸抑臣有一事涉於自己而  
實關於 朝廷大體者不得以不言也故事臺諫適則必

付他職若無實職之窠則入 啓送西授西班職終不得  
無故棄置而不爲之所者乃 祖宗朝尊重臺諫之美意  
而列聖二百年以來未之有改也頃者臣忝爲憲長以罪  
引嫌而適吏批旣已送西而兵批終不付職越三日而始  
授西樞臣竊恠之似聞其日以習儀之故兵批政官元不  
詣闕只有假叅知入直致令如此云此已誤矣而越三日  
付職之際又無具由待罪之事直將三日前送西之人與  
本日適差之人駢首列書昧然 啓下是則該曹之見全  
不以此事爲駭而視臺諫如庶官也竊恐他日該曹郎吏  
援此爲例則此後臺諫之見適而不得付職者或將比比  
而 祖宗舊規之墜廢不行實自臣始豈不大可懼哉臣

以此尤不欲濫廁宰列自重罪戾臣雖狷狹豈以數日不  
得職之故而一毫有悻悻之心哉千萬無此只欲以存  
朝廷政體而已惟 聖明諒察焉

辭職劄 戊辰

伏以臣於昨日退遂俱難情事狼狽冒昧陳劄恭矣 嚴  
譴不自意 聖批溫諄曲賜開諭臣誠感激不欲再有煩  
瀆而反復思惟終有所不敢就職者請略陳其一二而  
聖明察之也當初李貴之言雖發於憂憤之激而其悖理  
無倫則固已甚矣遂致兩司多官一時引避而臣於處置  
之際亦不能謹其所發信口信筆觸犯重臣未免胥失之  
歸矣然亦豈有私忿於其間哉厥後李貴以長書抵臣橫

說豎說無非不忍正視之言信如所論則臣雖具五刑以  
死亦有餘罪矣震薄悻慄之極寧欲逐段自列於 君父  
之前然後退就司敗求以自辨而旋念輕怒善罵乃是此  
人一生病痛必非有陷人刑戮之意且以私相往復書尺  
之言上徹 宸聰分義之所不敢遂隱忍泯默而中心則  
實不能自安也今則既已露章 上聞而其所謂不可與  
共戴一天者卽前日抵臣書中一句語也其言雖比前低  
平泛稱三司而其實則指斥臣身臣何敢不爲之瞿然乎  
情外之言其小者可以容受其大者不可斯須受以爲罪  
此所以雖欲仰體 聖意不與相較而終有所不敢者也  
抑臣之爲此非欲屑屑然與之爭較實所以尊重臣而審

自處也念臣當此鞫逆方急之日 召命臨門而不得趨  
詣此非徒在例當適乃是大段違誤之罪而臣於 肅謝  
之日通身流汗冒夜而退重感風寒病勢甚重不能出門  
既不得扶曳再避事異常時又不敢呈告乞適求之義理  
又不敢抗顏出仕臣之情事十分憫感 天日在上而未  
蒙 下燭則臣將置身何地伏願 聖慈特賜矜憐亟  
命適改母使臣至於三瀆而自陷於大僂則此乃 天地  
生成父母保庇之道也臣不勝祈懇切迫之至

擬上劄

伏以臣迂滯昏陋觸事懵然前後六年之間所在不能舉  
職孤負 聖明任使之意者多矣今者崔始量照律公事

改付標入 啓一事又是不舉職之尤者臣實慚惶無面  
於諸大夫之後也夫以當初任之後所告觀之則始量當  
為謀逆之甚者而 聖明特察其寃拔之千仞之坑置之  
平地之上崔瑒父子雖粉骨糜頂不足以報 聖恩之萬  
一也至其供辭之際不免有欺罔之犯而 聖明又不直  
加雷霆之威命有司以照律有司但當按律斷罪而不可  
容一毫低昂也大明律詐偽條有曰對制詐不以實者杖  
一百徒三年所謂對制註謂親被顧問也始量既承 傳  
旨推問而不以實對則照以此律實無可疑而及其一經  
何問則政院輒以非密而妄言有密者加一等之文應之  
夫所謂非密而妄言有密者律文明有註釋乃是誣告上

變之類與始量所犯全不相干故臣等昨承 嚴旨雖極  
惶恐而不得不具實入 啓誠以法如是不可更重之也  
聖明終不省錄直命改付標以入有司恐忤 聖意明  
知其非律文本意而不得不付標以入臣於今日乃為張  
釋之之罪人矣臣雖萬萬無狀何敢為一始量舞文以欺  
聖明哉誠恐此路一開他日用法皆為之輕重而民無  
所措手足也臣干冒至再極知死罪而忝為奉法之官職  
當謹守三尺不敢不以告焉惟 聖明恕其僭而察其忠  
則非臣之幸乃國家之幸也

處置兩司劄戊辰

金引嫌而退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未善者則隱而不宣

此聖人聽言之道也迺者 聖上求言之教出於遇災側  
修之誠則李垓許禔等所論雖有過中之失而其心則發  
於應 旨盡言之忠豈有念君負國如重臣所言者哉  
聖上之益皆優容此正大舜廣大之量而臺諫主一時言  
路通塞惟當將順之不暇何可反為請罪乎況前後鞫獄  
懲討之典昭如日星容此一二人危峻之發寧有混淆是  
非之理此又重臣之過慮也其置而不論別無所失請獻  
納沈之源正言吳端大司憲洪瑞鳳執義金槃等金命  
出仕

處置兩司劄己巳

金引嫌而退聖人之心切於愛民故殺人者死傷人者抵

罪皆以其彼之施於人者施於其身所以嚴懲惡而厚慰民也況謀叛大逆是何等罪惡而任其以私怨搆誣而莫之恤乎被告者既蒙疏釋則誣告者當伏反坐乃百王通行之大法萬口一辭之公論也 聖教以爲雲衢明有不道之言匡裕所告亦不盡虛是則不然臣等謹按大明律誣告條云若告二事以上輕事告實重事招虛者反坐今雲衢輩雖有詢訕不道之語而謀逆之狀未有端緒卽律所謂輕事告實重事招虛也若以其所告之事虛實相問而不用反坐之律則是法不信於民而因嫌誣告者將接踵而起民何所措手足乎以 聖上好生之德何愛於目前之一凶人而忍日後無辜之受誣以死乎兩司之論執

實爲此慮而 聖批太嚴至有臣子不忍聞之語 聖明俯臨百僚宜無所不察今日朝廷孰有爲雲衢復讐之人而忍下此 教乎至於弘遠之妾旣以誣告處絞則敬賢不當受賞云者亦是稱停功罪之論而 聖教又以爲惡敬賢之受賞宜矣臣等不審 聖人曾次有何畱滯不平之心而發之於言語者輾轉至此乎臣等竊有所未安焉兩司所論未見有失請大司諫徐景雨司諫鄭弘溟大司憲李弘胄執義趙邦直等並 命出仕

辭狀

辭全羅監司狀 辛亥

臣受氣虛薄稟質羸弱幼多疾病長益痿痺今犬馬之齒

行將五十乃古人所謂始衰之年也元氣漸耗客邪易侵  
以失將護則百病交作平居惴惴自持如保嬰兒雖尋常  
職務已不能堪况此雄藩重地承流宣化了辦軍民財賦  
等事決知一日不勝委寄受命之初瀝血草疏自列  
其驚劣無能疾病不堪之狀冀蒙矜察而適值其時  
玉候違豫不敢以私懇仰聒於靜攝之地泯默赴任初  
非不量而冒入也既到職次則又不敢以賤疾自暇僂勉  
作氣晨夕疲精旬月以來夙患心病大作喜怒易常政令  
乖當時或痰火上攻則頭旋眼暈輒欲仆地屏事瞑目久  
而得定以若精神安能置身於軍民之上以誤一路之事  
乎近又聞諸道路臣之不肖姓名被人拈出至溷天聽

臣雖未見本藁不知措語如何而中心驚懼若隕淵谷罪  
戾之蹤尤不敢一日冒據以辱外臺重寄伏乞聖慈深  
加矜愍特賜譴罷使得歸死丘壑以安愚分以厭公議  
不勝幸甚

乞遞大司憲狀 乙丑

伏以臣所冒據之職為任極重因私受由遠出外方者決  
不可仍帶此理甚明而辭朝之日泯默而退者誠以一  
辭不獲難於瀆撓也臣扶病登程寸寸作行本月初十日  
始得到家而道中觸冒暑熱毒氣入腹精神迷罔呼吸短  
促食入輒嘔睡着便屢委頓床席奄奄如漸盡之人竊念  
臣內傷已極而外感又重必須積久將護可望蘇息而父

母墳加土之事又須病瘳之後方始起役則還朝之期早晚難定瘳曠至此豈入臣分義之所當得哉伏枕一念耿耿在此憂惶憫迫不知所出伏惟聖慈天地父母體下之仁何所不及乞賜矜察卽許遞改使臣得以安心靜伏專意調治內全軀命外免官謫不勝幸甚

啓辭

論進圭啓

古人尚右以右爲尊禮所謂儻者由右相者由左詩所謂宛然左辟皆所以避右而不敢居也舉動時進圭受圭無由左之文而臣妄意由右未安故前此每每由左矣更思之則奉圭之後所重在圭與儻相不同且伏念自上

授受之際由左似不順儻今日爲始將欲由右而事與初變不敢不啓

憲府避嫌啓

前日聖批指鹿之喻乃推求日後之弊而極言之耳非指今日之事也但其辭氣之間鋒穎太露摧折有甚不惟不能優容而已不審聖明之自廣狹人何至於此極也臣欲與同僚從容陳達以冀開納而同僚直爲引嫌相繼避退臣則適因他事避嫌今始瀆冒所失尤大請命適斥臣職

憲府避嫌啓

臣前忝禁府堂上時判府事臣李貴以慶尚監司鄭蘊狀



啓末端誤引律文之事爲輕蔑朝廷直請拿鞫臣意以爲此不過不識事體耳何可以此至於拿鞫乎判府事臣金湓亦以爲不當只請推考蓋其事理如此非有一毫他意也至於頃日政院之啓則以常規言之果似未安而身居喉舌之地不忍士子之隕命於拷掠之下以傷欽恤之德不免有此微稟亦或一道彼豈有私於窮鄉一介不識面目之人乎昨暮見李貴啓辭一則曰凡係嶺南之事臺諫莫敢指論二則曰臺諫之緘口不言畏後患也其語意所在甚不可曉不過是忿懣之發未免顛錯不欲相較而第臣以嶺南之人方忝臺席顯被重臣緘口之斥勢難仍冒請命罷斥臣職

復命啓 丁卯號召使時

臣受命下去敢不竭盡心力而才疎事難了無一事仰副委寄之意今當復命無可陳白惟是各邑義將等盡誠於國事者則不敢蒙蔽不達善山義將金瓚勤幹有才布置得宜固城義將盧克福通走閩闔涕泣開諭誠意所動人皆樂應十室殘邑募粟甚夥星州義將李天封高靈義將李見龍義城義將權守經仁同義將張慶遇等亦皆盡心於召募之事而其爲人可備百執事之任或令銓曹甄錄注擬以爲日後激勸之地則其於國家培養獎成之道所補當不細矣至於應募納穀之人雖未必皆有希冀之心而自國家酬報之典而言則除表表朝官外

隨其所納多少以爲所施輕重似不可已故謹具其人職役姓名別紙書 啓其他所納零星者則調度使李垓自初勾當義糧自當一一陳達不敢僉煩

書

與張旅軒甲子

國有罔測之變旋作無前之慶臣子之情憤喜交集伏惟卽日道體起居對時增福經世奉 命南來準擬一造門屏今聞 大駕已於昨日 回鑾更無巡歷各邑之事將自此直向京城覲德之願又成差池良以爲恨竊想今日正是勉爾道思之時春和上來之 教必不忍違未知計將安出願聞其槩耳復 命之日必 下詢行止故尤欲

知之幸示及焉

答金沙溪戊辰

道中得宋孝子書審有命駕枉訪之意感喜之深無以仰喻昨奉台惠書知喪餘日迫不能出入此是無分於承誨引領下風但切悵歎經世扶病西溯元氣蘊然雖幸得達決無供職之望此間情緒想高明有以心會也疑問三冊謹如教持去以多問寡是盛德之事但念空空無以相起發以此爲愧耳握手說句讀明白儘無可疑惟是記文裏親膚賈疏令裏親膚兩句本自文從字順而高明必欲改裏爲裏終始堅執不肯聽人說話此深所未曉其賈疏一款句讀未免崎嶇詰曲雖蒙再三提示終不敢聞命高明

若不暫舍舊見則竊恐終無爛熳同歸之日可歎可歎

與韓益之乙丑

生於台慈以舊義言之雖逐日相見猶未足以慰其愛慕之情而三年之間就拜門屏者不過八九遭而已益欲浚避嫌疑而亦見門庭寂然全不似國舅家酬酢之際無一語及時事私竊歎服此等云云固可付之悠悠而乃以相告者欲台監益慎於應接之間免得關通內外之謗卓然終不失正人君子之名耳

與李叔載叔平庚申

數日來僉况何似懸仰卽見而得書銳意屏山事欲令生為之經紀於其間想此老必不細聞外間論議也已以不

敢之意答之不封以去幸照後糊付來使如何大抵鄙見本以一府兩設為難故當初答君邵時有所重有在奈何不得之語中聞僉兄語亦甚切至且有故事可據故略及於孝伯書中而初見尚未全變雖無外議不敢必主此事况外議紛然耶然答書中亦不敢悉陳此意耳頃見季華書言一府論議不一而兩丈必欲勝之後已政使勝之舉措促狹猶未盡善况未必勝耶不勝慶慮云觀此則決難遽舉如何如何此大事也人或有所然者則千萬未安不如姑徐之為得也

答李叔載

曉窓擊書審比日德履瑜勝欣慰就想階庭菊花方盛而

此間適有小釀明明乞佩一叢來臨如何無饌可供只欲相對一笑故不敢備邀請之禮矣

答李叔平 癸亥

疏藁甚盛但其推恕罪人情事處過於詳悉此言既出於聖教不必縷縷至此故欲抹去數行唯在量處親親之義不可以有罪廢者固是好議論然三代之法公族有罪磬于甸人其所以伸親親之義者只在於不刑于市而縊于甸人而已何嘗廢其大辟耶此說亦恐行不得也況聖上已分明說盡親親之道至矣盡矣臣子惟當歸美而將順之不宜自爲之論以掠其美此等處亦加刪潤如何

與李叔平

卽想孤坐峽中官况如客不勝寥寂奉慮無已然吾人向來學力寧以些少出入爲一毫介然於曾次耶庭空吏退之後讀書松桂林未必非天有以玉成之也此間人或疑生與老兄論議不同兄亦未免有不豫色云此真是淺丈夫不知吾輩肝肺安有云云不滿一笑然兄亦當知有此言故聊以相報耳月澗兄書中語皆第一等論議令人媿服

答李叔平 甲子

謹承垂復辭意懇惻慰豁未了繼以一喟人生窮達淹速莫不有數何足一毫有介於曾次只是相愛者不能免惋惜耳 聖明之所軫念廟堂之所規畫無非保民一事而

澤不下究殿屎日聞迂愚無狀久忝論思之地未有一事  
裨補而徒竊寵祿慚懼日積益不知所以自處也知禮地  
僻務閑謂可自安衰境而承示不堪之狀一至於此此豈  
老兄一家之憂耶良可浩歎

與李叔平

前承兩書深慰懸想所論皆是識務之語諷誦歎恨不  
能盛之白玉堂而使老拙猥居前列耳逆适尚稽天討今  
據鳳山前頭只有一帶臨津為天塹臣民之憤直欲膽裂  
昨到用安聞兄行已到嶺上不勝驚慰謂必相遇到安保  
乃知以無及於赴難欲歸鄉曲而倡義深喜生之受命  
專為此事而非藉重於老兄無以辨此敢以從事 啓請

想忠憤所激不嫌於降屈也今日宿咸昌當即向龍宮醴  
泉等處而欲與兄先為商確留此一日明早未可馳來耶

答李叔平已巳

履茲新正想惟德與年進茂迓洪休遙切慰賀生汨沒塵  
埃添得兩鬢華髮寧有好意思耶向蒙長牋見教不啻丁  
寧有如提耳面命真所謂君子之愛人三復感歎銘佩不  
敢忘但知食祿昔人所耻生雖無似豈不知此而六年棲  
遑不能去者誠以 聖恩隆重未忍便永訣耳且道此未  
忍訣之心是天理耶人欲耶其分不難知也嘗念齊宣王  
以羊易牛而不能反求其心四境不治之問顧左右而言  
他其為人槩可想見而孟子猶以為足用為善其不遇而

去也遲徊眷戀不忍便出書觀其曰王如改之卽必反予  
又曰諫於其君而不用則怒等語分明是有言而王不能  
用而猶庶幾其悔悟也聖賢至誠惻怛之心蓋如此况今  
生逢 聖明厚蒙知獎誠所謂致澤之會而只是自家無  
此伎倆可以仰答 隆眷耳孔子曰君子之事君進思盡  
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失是以上下能相親也六  
年經幄未嘗不盡心於此隨事進規輒蒙嘉納臣子之衷  
安得不感激思死職耶朱夫子嘗曰舍之則葢易用之則  
行難葢謂自家無可行之道也今自顧其中空空無所有  
此爲甚大愧懼奈何奈何靜中傍觀必有所得幸因便數  
數提撕使有以行其萬一甚善甚善

答李叔平庚午

久知令兄四方之志已倦一壑之趣方深必難於起動而  
恩除之下復有感激之衷故前書以來謝勸之與往歲  
城南臨別之語自是別一意緒不能不以無適莫相期待  
也承示以致仕之年自限夜行不息爲戒讀之令人爽然  
增氣始知靈澈之句未免爲刻薄語矣敬歎敬歎但其中  
有一二宜復者請略陳之而明者察之也君子之於言也  
理在可言則言之而已人之信與不信君父之聽納與否  
命也非所管也况令兄前日之疏不能爲廟堂之所聽施  
而已若謂羣飛蔽天三至投杼則老兄之言得無近於尤  
人耶其以避朋比之嫌而不敢言見責者固是固是生當

頓首受罪之不暇然鄙淺之見則亦有不然者使老兄以言觸諱陷於危地而為生者熟視不言則固為左儒之罪人今但言不見用從容呈告而歸此是好出處乃於其間向人嗷嗷費力分疎未知於道理如何而只論利害似亦不當如此也昔西厓先生為羣小所誣詆至有杞檜鄒塢之謫而視之若無不動毫髮聞人有欲陳疏則貽書痛責使不得為老先生當日所遭逆境比今日老兄所遭不翅十百而廓然大會襟和平灑落不曾著一毫帽念之念曷嘗容欲吐不吐之蠅介在咽臆間耶吾輩出入門墻二十餘年所當學者正在此等處也蒙教文山四句語一時之赫赫者有矣千載之赫赫者幾人為一時赫赫者其不能千載也決矣十分奇壯直令懦夫激

昂為之三復擊節然其語意微與聖賢所以教人者不同學者若得其言而不得其心則必有輕內重外之病切切然以驚世動俗為心為名與為利雖清濁有間其役心於外則同是為人之學如何如何古人所謂避好名之嫌則無以為善者所以勵中人以下也信筆及此未知於道果能不相遠否

別紙

昨值歸人告忙對客作報忽忽不能盡意迫切恨歎來書末段稱道太過期待太重一生肝膽相照之地不當為此指擬不倫之語令人縮瑟不安也蒲柳以下數行語又有悲涼意味得非一時屬筆口呼之際不覺有離羣索居之

懷以致如此耶抑或偶爾氣不平耶望須日間平心易氣  
常令會次坦然此不但爲養生之法亦於來書所謂究竟  
法者爲助不細也

答李叔平

承書慘痛不知所言大都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命物者之意不可知如此亦復奈何古人云情之所鍾正  
在我輩今之所當勉者惟在於委命節情不以死傷生而  
已鄙生之至今保存亦賴此四字上得力此是真切經歷  
之言幸勿視以泛然相慰譬語也投絃之計雖出至情棄  
歸則未安而蒙許又不易更須細量善處不必汲汲爲臨  
穴永訣之計况羸悴之極尤不可觸寒遠行也

與李叔平 辛未

一生同志宜莫如吾輩數三人而乃於今日大議論不免  
有些小牴牾亦可謂不幸而所恃爛熳同歸必不遠矣大  
槩先輩所造地位高下淺深不可輕易論說南溪兄所見  
得無失之於率易耶且其立言措意多有未瑩令人不得  
解見必須相對一番痛說而生心神昏憤日甚雖片言半  
句亦不得分明酬酢况今衆說紛糾愈見而愈難解奈何  
所願僉兄與南溪兄密切提撕期於判斷此大論至善至  
善士林公論本非一人一家私事而况有退陶先生至精  
至大之論何可以己意揣度驅率或以爲初年之見或以  
爲責備之論欲爲與奪於其間也更願細量



答金汝遇

承俯詢行止生之愛老兄無異於骨肉自欲其榮之心言之則願往赴自欲其寧之心言之則又願其母往反復思之不知所以爲兄計也雖然榮辱窮通皆身外事也老得小科爲榮幾何而以千金之軀忽沉痼之疾涉冰雪之途冒晨夜之苦其不病且殆幸也幸何可必也然則兄之此行得無與古人所謂忘生徇欲者所爭不多耶此充類盡義之論非兄不敢發也千萬諒察若其氣力之支勝與否兄當自知僕姑論其理而已數日來寒氣酷甚杜門縮坐猶有受凍之慮不謂兄乃有遠行意甚矣技癢之爲而恐閔生之說亦有以動之也明甫兄近欲來訪如能撥置此

事俟和暖日連轡以來快談穩話坐臥自適於燠室之內則其爲樂或可以抵當一科如何如何

答黃會甫

當初知必有外議而眼中忽見英拔之標誤謂聖人之於人亦不保其往此子無害於可妻也卽得示諭縷縷說出人意思所未到處非見愛之深何以及此深感深感但期待太過責望太重不惟老拙感然發汗他人見之亦必鼻笑之矣千萬莫作如此見解至善至善第有一說人於迷途上回車復路則善矣若執其初而不許其自新則李固朱穆初亦應梁冀梁商之辟亦可舉平生而棄之耶凡論人處事緩則流於失已峻則歸於傷物惟得中爲貴非爲

姜君分疏願以廣賢者之意耳

答柳季華

頃見權生得惠翰知此日晴妍學履增勝慰不可言生亦粗保而屋宇之役尚未合尖日間殊覺意緒汨沒可歎先生文集寫出一本未及校正欲於道南作文會離校更寫一件而外間騷動尚未全寢恐難如計攜入屏山分寫正本藏之深處以待太平示意得之近欲謀之安仲令道南輸送于屏山耳前書有枉訪之諾而今日入山棲仍向城山恐有題鳳之歎作此留之以替面論耳書面之稱只心中大不安何可論他人所處如何耶朱子辭夫子字退溪辭先生字皆發於至意非姑爲謙讓而然也况後學空空

無實而據其名爲已有則與僭竊者何以異耶願勿如是千萬

答柳季華 辛酉疏論爾瞻時

意外蒙專人惠書浚感就審家內痘患已熄眷集旬慶尤切欣慰體人之舉初看已知不是義氣其事之不難知較如黑白而士友之識事理者亦以爲不可不應爲之苦口論說而不相聽信或以兩是當之私竊慨然今得別紙所論節節皆與鄙見符合古人所謂隔千里如合席信哉信哉但若去此人以下一款鋒穎太露未知其所與往復者保無透漏耶此等論議屋下對說則可形之筆札則似不合時宜幸願節慎爲佳

答柳季華

下嶺以來常切瞻邇茲承惠翰審官况萬福迎 謚大禮  
無撓過行不勝欣慰作官鄰邑固知不僂而猶謂以賢者  
處之則亦無甚難承有棄歸之計可歎然如不至十分難  
耐則纔赴任所旋即投紱恐非分憂盡職之義况 聖明  
之所以待左右者極不尋常千萬諒之勿輕爲決去甚善  
甚善如生誤恩竊祿少無裨補本合退休而顧今時事艱  
虞 君父方在憂危之中僂爾求退甚非見危授命之道  
僂勉趨朝出於甚不得已而朋友相愛之人四面醮責感  
則有之而謂之知心則未也奈何奈何

答申汝涉

詢及儀節乃是亾於禮之禮淺陋何足以知之第旣蒙俯  
問不敢闕然不報姑陳臆見以備採擇夫奉安羣主初行  
禘祭而以禫服卽事涉於苟簡未禫之前遽用吉服又於  
情禮不安此喪主之所以致疑也然祔及告遷皆以衰服  
入廟豈不以親喪在身雖於廟中不敢遽變耶來示所謂  
旣許以墨衰常祀於家廟則可以禫服奉安廟主云者恐  
爲得之况大祥翌日奉安行祭乃是權宜不得已之禮恐  
不可以禘祭稱也如何如何掌令昆弟想來在其處幸更  
面論務令安於情而無闕於禮甚善甚善更有一節朱子  
答陸子壽書云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則禘祭之日未  
可撤去几筵直俟明日奉主祔廟然後撤之此於今日恐

不可不知也

答趙汝完光璧○辛酉

信息絡繹濩用慰豁前見抵无悔書固知微意有在但謂  
士論當聽於淺劣則恐未免為輕言之失矣示諭病若危  
重則馳往救藥是至情之不容已者他不暇顧若欲假此  
為辭以濟不欲行之本意則恐不安惟望細思以處之耳

答金萬悅問目

墓祭與廟祭自別有故不得上墓則行之於墓下齋宮或  
設壇行之似得行之於家廟恐無意義如有癘疫不得已  
之故則勢須廢之但恐有疎則怠怠則忘之弊耳

答康生喬年

見書知安甚慰別後之思別紙所論論議甚正識見甚高  
讀之令人竦然前日相對心固已竒之猶未知所得之已  
造此境界也僕之遷居之計果出於喪患之餘雖非專以  
地理為必可信而實不能一刀兩段如君所示雖謂之不  
能踐言無以自說矣中間堂構一款尤為之瞿然然亦不  
敢拋棄舊基只欲新卜小屋以遺穉孫耳

序

柳月蓬詩集序

往在萬曆辛巳月蓬柳侯出宰吾尚是時牧使西厓柳先  
生以副提學被召還朝尚之民怒然如赤子之失乳焉  
代之治者不亦難乎而侯能啣濡撫摩之使召父杜母之

謠騰一境余方弱齡隨鄉父老後以公事至其室而拜之  
得其為人簡淡而溫雅可愛而不可慢也侯素有詩才時  
以製錦之暇寄興於拄笏吟咏之間長篇短什流播里巷  
爲邑人所膾炙余亦得而誦習焉後此五十年而今牧使  
至則以先大夫之所以愛尚民者治之民亦愛之如月逢  
焉一日出詩稿一帙示余曰先人之作蓋不止此而惜兵  
火散失之餘十不存一二今欲入梓以壽之子可以一言  
侈之耶退而卒業焉則昔日之所誦習者皆在其中矣噫  
余非知詩者且此詩非有待於人言而傳不敢承命顧其  
俛仰今昔之感有不能忘于懷者遂書此以歸之亦欲知  
公之所以名于世者不專在於詩也

壬午司馬榜會圖序

年友李迪夫一日訪余言曰李君叔平今以三陟守來肅  
命將赴于官吾壬午同年無恙在都下者十有二人各  
佩一壺叙別于僂地因爲榜會勝事也以告于首揆首揆  
亦善之子以爲如何余曰盛矣子盍以通告耶遂約日齊  
會于忠勳府爲竟夕之晤甚懽也臨別相與嘆曰壬午於  
今四十有九年矣懸弧于壬午者其髮已蒼矣况司馬  
于壬午者乎宜其在世無幾落落如曙天星矣其幸而存  
者或山川間之不相見殆如曠世人矣又其幸而同居京  
輦之下者各爲職務所絆役役於卯申其得盍簪聯席握  
手而吐心如今日者百歲之中能有幾耶噫其可念也耶

是宜入之繪畫列其姓名錄其歲月使他日情隨事遷感  
慨係之之際時一展看則賞心之一助也遂以屬之廸夫  
及柳勵仲幹其事額用仙源篆寫用梨川筆令余叙其槩  
崇禎三年四月日序

論

藏絲付吏論

臣論曰或有問於臣者曰晉僕射山濤豈不誠廉矣乎人  
與之絲受而藏之閣終不肯用後當推檢之日取以付諸  
吏積年塵埃封印如故時人莫不歎服嗚呼其賢矣臣應  
之曰可以為賢矣惡能廉古人於辭受之際其法甚嚴非  
其義也非其道也一芥不以取諸人故其言曰無處而愧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今濤相也遺之者  
一邑令也以邑令而私致饋於相亦可謂其來也以道而  
其接也以禮乎不過曰行賄也不過為阿大夫之求譽也  
行賄求譽不但無處而百斤繭繅不但一芥則始之受之  
者已傷於廉矣烏可恕其終之不用也傳曰可以取可以  
無取取傷廉況在於不可取而取之者乎曰受而不卻不  
欲其異於時也閉而不用則以心卻之者多矣彼豈若小  
丈夫然哉屑屑然自以為潔以取能讓之名哉曰是大不  
然君子之律身行事一視於義故義之可為則舉世違之  
而必行焉義不可為則舉世履之而不從焉求其無悖於  
義而已又安求其必同於時乎人之不能力於為善而為

因仍苟且之行者皆不欲其異於時之心有以使之也其  
爲害顧不大乎如子之言則不受齊金者未免屑屑之譏  
而能卻人馬者反爲取名之人乎此說若行將率天下爲  
同流合污之行而無篤信自好之士矣先儒之言曰避好  
名之嫌則無以爲善蓋懼此也矧乎貨賄之際君子所慎  
而令之於相義無私交則當其絲之來也直言而卻之可  
也婉辭而拒之亦可也而無辭而受之甚未有處也閣非  
鬲縣之藏受是僕射之手則其後之用與不用固不當論  
也朱子之評晉人曰一面清淡一面招權納貨以此見之  
其時士習之鄙陋甚矣君子之所潑耻而不爲者也惜乎  
以一時甄拔之賢而欲同於招權納貨之俗斯不亦惑之

甚者乎或曰清而畏人知者乃所謂真清也濤其畏人知  
者乎其終也取以付吏誠出於不得已也不然則終不使  
人知矣不亦善乎曰清畏人知者謂自守廉介之操篤行  
於已而不爲表襮之事求聞於人耳安有效人汙濁之行  
掩已清簡之實而以爲畏人知者豈近於人情哉意者東  
京之末黨錮諸賢以激濁揚清爲事汙穢朝廷清節相高  
而終至於禍結搢紳駢首就死故放曠之風遂盛於晉遺  
棄名教不顧行檢恣爲溷穢之跡以懲清流之禍而濤之  
立心又不能自拔於流俗其弊終至於此也嗚呼律之以  
古人辭受之義則濤謬矣較之以執牙籌廣田園之相則  
晉國之士濤當爲巨擘矣臣謹論

拾遺

翊衛司衛率黃公墓碣文草記

公諱愷字伯康上世有諱瓊爲新羅侍中有諱公有事高麗明宗位殿中監忤李義方挈家移長水縣黃氏之貫長水自此始後有諱鑑平彌逸齋學徒多師事者五世至君瑞資憲判江陵殿中監以後厭王氏之亂晦跡不仕江陵公力學勵行知天命有歸始臣我朝鮮子翼成公厖村諱喜爲國首相身係安危廿四年卒配 世宗廟庭翼成公之三子長判中樞胡安公致身季領議政烈成公守身中子曰典籤保身以門戶盛滿解綬歸田爲漁樵隱有子曰從兄繕工監副正於公爲曾大父有子曰瓘金海府使金

海五子最後生曰孝獻吏曹參判於公爲皇考德行卓絕世稱清白吏階嘉善超擬大提學望權松溪應仁嘗曰畜翁文章典雅勝於柳村柳村卽其兄汝獻世稱鄭黃蘇者也公十二歲而孤兄弟四人皆育於母夫人尹氏家及壯外王父坡城君金孫召語曰而父早世而母窮居而等可取才吏曹做一官公獨不然曰吾父以文行顯一世爲名家子不克紹厥志一朝駢首求祿此可愧吾姑讀書求志以待時非晚也坡城君太息而許之自此學益篤志益勵不以貧窮有少沮中乙卯司馬聲聞漸徹於是授義禁府都事遷典牲署直長陞引儀改工曹佐郎除洪川縣監以夫人在嶺外憫就遠道臺諫以厭殘邑 啓罷卽歸尚



長江先生集卷之二  
四十一  
州田舍居無何授翊衛司衛率仍除報恩縣監六年善政  
吏民畏愛考滿拜引儀兼叅軍遂換司導寺主簿陞司僕  
寺判官拜星州判官節稅均役務安鰥寡州捕劇盜付判  
官以治引及平民莫辨虛實公設計縛別人稱所引名示  
盜曰此汝所謂某人云信否盜曰是卽其人也得知所引  
皆誣遂禁逮捕只罪其魁閭里安妥在官且六年以疾歸  
州人立碑八莒縣以頌德萬曆元年癸酉十月日卒於新  
德里別墅壽五十三以其年月日葬於功城縣墨坊先兆  
次公天性端雅慈祥不用箠楚而人自讜伏不致惠以悅  
而人無敢怨望者心志堅定不撓譽毀常從容自得也居  
鄉行業俱修在官不肯事權貴無汲汲進取意素愛白華

山獻壽峰之勝結廬其間拾取八景求詩於仲父柳村序  
有曰吾季畜翁之子自少力學掇竒摘異真可謂具眼目  
者也詩有曰烟霞技癢在非子孰能爬初欲卽間終老爲  
卜名區而陳力養親又不享年不暇遂其志在工曹也語  
人曰蔭官廁文士間必陽尊而退譏之偏親在嶺外不若  
得南中一薄縣以養彼郎官虛彌於吾何有哉搢紳聞之  
莫不讚歎母夫人卒享二邑榮孝養逾九十卒於公歿後  
配坡平尹氏謹順淑明甚得婦道卒於萬曆乙未十一月  
日葬與公同域異墳有男女女士人鄭象德早歿男曰俊  
元宜寧縣監錄宣武原從功臣一等追 贈父母封爵公  
承旨尹氏淑夫人前此墓碣有題無辭故今因改題而遂

銘之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一

四十八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一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二

思問錄

易學啓蒙傳疑疑義附

邵子曰圓者星也云云其下分註蔡元定說易之陰陽策數多少自相配合皆為六十

按多少必是老少之誤而諸本皆同且此書內凡錯誤處傳疑并皆是正而此字不改却可疑

易圖說作老

西山蔡氏曰天下之萬理出於一動一靜

按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固無先後之可言然若必欲推本而論則須說先有理大傳所謂太極是生兩儀一陰一陽之謂道周子所謂太極動而生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二

長江先生集卷之二  
陽靜而生陰朱子所謂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者皆以理爲氣之所從出今蔡氏若言理在一動一靜之中則可謂理出於一動一靜則大爲可疑竊詳蔡氏四脚立說文勢語脈理字似是化字之誤而傳疑亦不致疑今未敢質言然將形而上者爲出於形而下者恐無是理如何

河圖以生數爲主云云其下分註玉齋胡氏說豈可惟以五數拘之哉

按朱子此條本謂圖書中五各具五生數五奇數之象故玉齋推極其意而敷衍之以爲不但具五生數五奇數而已圖之成數及全數書之偶數及全數莫不具於

中央之五蓋極言中五爲圖書之主而無所不包也其曰豈可惟以五數拘之者言不可但以五生數五奇數爲拘也傳疑解此段云云竊詳玉齋上下文勢似不然未知如何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註玉齋胡氏曰數則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中央之位三同而二異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云云

按朱子三同二異之說非統論圖書之數與位如玉齋

之云也特因上文論圖書中五各具五生數五奇數而發也其上文論河圖中五云其下一點天一之象其上  
一點地二之象其左一點天三之象其右一點地四之  
象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論洛書中五云其下一點亦  
天一之象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其中一點亦天五之  
象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其  
下卽結之曰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詳觀三箇亦字  
兩箇則字則所謂三同二異者卽此也非指他也豈不  
較然明甚耶但其所謂陽不可易而陰可易者主河圖  
五生數而觀則一三五不易而二四易固不難見主洛  
書五奇數而觀則七九亦陽也而易其位恐後學之不

能無疑也故解之曰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乃所以  
發明七九之爲可易而破後學之疑耳非并指圖書之  
成數而統論之也胡氏之釋必欲并舉圖之生成書之  
奇偶而統論之故其爲說未免有齟齬牽合之病於三  
同處旣并舉六八而於陽不可易處輒云專指一三五  
數語兩句之間纔取旋舍乍出乍入此豈朱子立文說  
象之本意耶今但曰數則河圖一二三四五洛書一三  
五七九之數位則東西南北中央之位三同圖書一三  
五之在北東中者皆同也二異圖之二與四書之七與  
九之位各異也陽不可易卽指一三五陰可易卽指二  
四七九云云則似爲簡易明白如何

按傳疑云胡雲峰  
謂陽不可易而陰

長谷先生易集卷之二  
三  
可易專以生數言其說雖甚巧細而不可從故不取云  
無乃雲峰之說卽淺見所論之云耶見天原發微云而  
此無其書未得  
考証爲可恨也

韓苑洛則圖分卦圖下 先生說虛五與十最是則圖作  
易之妙處今乃并五與十數以爲兩儀之分則已失義易  
本意云云

按苑洛圖積一三五七九爲陽儀積二四六八十爲陰  
儀先生非之當矣但考苑洛圖說則云一三七九爲陽  
二四六八爲陰所謂兩儀也蓋已虛五與十而爲說矣  
則圖內五與十之點恐是後人模寫之誤耳苑洛雖大  
膽於此大頭腦處必不敢立異也大抵凡圖之點畫易  
於訛舛且如今啓蒙傳疑刊行未久而圖之訛誤失先

生本旨者已不勝其多况韓氏意見刊行頗久流布且  
遠轉輾模寫之際安能保其無訛舛耶故此圖內中五  
上下二點誤處先生以爲非苑洛本意而改正之獨此  
一款嚴加非斥想於苑洛圖說偶失照勘而然也未知  
如何

含五得十註玉齋云下一點含天一之象上一點含地二  
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中一點含  
天五之象

按此乃論洛書中五而云上一點含地二象右一點含  
地四象豈因論河圖而誤分耶今當改地二爲天九地  
四爲天七

積五與十傳疑云積實所含之一二三四爲十而并五爲十五也

按朱子所謂積五與十蓋言積本身五數及含五所得之十數則爲十五也先生所說甚巧然以積五與十之文勢觀之則恐不然况中五含一二三四五者乃河圖也洛書中五則含一三五七九而玉齋誤以一二三四五爲說先生又不免襲謬必偶失照勘也如何

是生兩儀註玉齋引朱子說儀匹也如所謂一雙一對云按匹猶隻也配則爲雙矣朱子非以儀爲一雙蓋謂兩儀爲一雙也兩儀猶言兩隻卽一雙之謂也竊謂太極是形而上者道也陰陽是形而下者器也聖人畫一箇

奇一箇偶以模寫陰陽之形則儀字似有儀形之義其曰陰儀謂陰之形也其曰陽儀謂陽之形也四象之象既是形象之義則兩儀之儀訓以儀形之意亦似襯貼如何抑未知先儒已有此說而孤陋未之聞耶

四象生八卦註朱子曰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上第二畫少陰少陽交便是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者他這位次相挨仿玉齋云兌乾艮坤震巽六卦位次相挨也

按朱子此條只論兌艮震巽而未及乎乾坤也玉齋便將乾坤攙說以爲六卦相挨夫兌乾艮坤固相挨矣於交之義何取而并言之耶其於朱子所謂所以知其如

此之義無甚發明使後學莫知朱子立言之意極爲可疑嘗反復思之竊謂位次挨傍之說只指下段震巽而言非總論上段艮兌也何以言之太陽居一太陰居四其位次不相比故太陽之交於太陰也必歷少陰少陽二位故曰過去及其交而生艮上交也不還本位只仍在太陰之位而生艮如夫往婦室而生男也太陰之交於太陽也亦歷少陽少陰二位故曰過來及其交而生兌上交也亦不還本位只仍在太陽之位而生兌如婦歸夫家而生女也由其位次相遠故著過去過來字以明之於陽言去於陰言來主乎陽而言也至於少陰居二少陽居三則位次密比兩相挨傍其間更無隔闕底物事而少陰之交

少陽也還本位而生震上交少陽之交少陰也還本位而生巽上交非如太陽就太陰而生艮太陰就太陽而生兌故不著過去過來字而只云少陰少陽交也然太陽上生一陰而爲兌則知太陰之來交矣太陰上生一陽而爲艮則知太陽之相交矣此則容易見至於少陰上仍生一陰而爲震少陽上仍生一陽而爲巽且又各居本位似若無待於交而自生者然故特發明之曰所以知其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者位次相挨傍故也若以位次挨傍之說爲兼艮兌言則恐難於取義而推說去不得也大抵凡言陽交陰而生某卦陰交陽而生某卦云者猶大全所謂乾索坤而得女坤索乾而得男非

謂初間卦生時如此只是卦畫已成後見有此象故因取其象以明天地間陰陽相交之理而已今取其位次相遠也則謂之過去而交取其位次相挨也則雖各在本位而亦謂之交竊恐聖賢取象之義只在如此平近易見處不當濶求而躋言之也未知如何

天地定位下分註周謨問云云春分合在泰卦之下秋分合在否卦之下

按泰是正月之卦否是七月之卦泰當改為大壯否當改為觀無疑而要解及傳疑并不改如何

卦氣盈縮

按周謨所問有二款卦氣月分始踈終密者為一款臨

為春分遯為秋分者為一款二款皆以伏羲先天圓圖叅之於文王十二辟卦而為言也朱子答之云伏羲易自是伏羲說話文王易自是文王說話固不可交互求合只此一語已攻破盡周謨二款疑義更無底蘊矣其下繼之曰所看先天卦氣盈縮極仔細某亦嘗如此理會而未得其說云云夫若不以文王辟卦交互於伏羲之圖則又何緣有卦氣之生初踈後密之疑耶甚不可曉抑周謨所謂某月卦某月卦之說雖非而所論陰陽之生始踈終密之云則畢竟是可疑朱子所謂理會不得者指此而言耶若然則王齋之釋此條又復區區於月分之說依舊為交互求合之論未知此果能理會得



朱子難理會處耶

乾一奇今分爲八卦之第三爻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爲八傳疑云兩今字皆指六畫旣成後言

按此條本論伏羲六十四卦圓圖故第一節以三十二陽三十二陰爲兩儀第二節以十六陽十六陰爲四象第三節以八陽八陰爲八卦是皆據六畫成後而言也然其第一節今字指兩儀立時第二節今字指四象生時第四節今字指八卦生時猶言至此則分爲某至此則分爲某也傳疑以兩今字爲指六畫旣成後言蓋指字之義與據字不同語似未瑩且各節皆有今字而獨於此節言之此亦可疑

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註翁氏說曰陽主升自下而升亦順也

按圓圖本以明陰陽消長寒暑運行之妙故其序自北而東而南而西而極於北乃自子至亥自春至冬之序也陽在陽中則自北而東而南陰在陰中則自南而西而北皆順天道之行故曰順陽在陰中則自北而西而南陰在陽中則自南而東而北皆逆天道之行故曰逆也翁氏之說則只以圖之南上北下而爲言其說可通於順行一段而不可通於逆行一段蓋陽在陽中則自下而上陽主升之象也陰在陰中則自上而下陰主降之象也其爲說亦巧矣然陽在陰中者亦自下而上陰

在陽中者亦自上而下與各在本方者無異焉亦可謂之順而不可謂之逆矣此翁氏之說通於前而不通於後未免於鑿而失之矣

文王八卦圖

按卦畫皆以外為上而卦名則皆倒寫甚誤當依伏羲八卦圖改寫卦名

邵子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註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

按此言離自本位東順天而行由乾南而西至坎位而止南為上故曰自上而西也坎自本位西亦順天而行由坤北而東至離位而止北為下故曰自下而東也傳

疑云西為上東為下故坎離之變東上而西西下而東也此則直以上為上去之義下為下來之義與朱子自上自下之義不同且圓圖之以右為上以左為下固矣然到此又不可硬裝說右為上左為下如此說則坎離之交當為未濟而不得為既濟矣故王齋云坎東離西則坎上離下故交而為既濟也王齋豈不知圖之右為上左為下耶此處須如此互換說也易道無窮不可為典要者此亦可見先生說上下字恐非朱子本意如何只此四位陽中有陰陰中有陽

按陽中有陰指離陰中有陽指坎也在卦中純莫如乾坤中莫如坎離故聖人重之以二中卦處四正位示

人以中正之意也聖人之作易以設教也欲使人無偏倚過不及之差而趨於大中至正之道故六十四卦之中屢致意焉凡陽居三陰居四正而非中也陽居二陰居五中而非正也惟陽居五陰居二然后爲中而且正中而且正者其辭常吉此文王周公之繫辭而尚中正者然也今坎離而處四維則中而非正矣四正而位他卦則正而非中矣必以坎離位之於四正然后爲中而且正畫卦作圖之初已寓此意其教人之意浚且切矣翁氏所謂義文微意者蓋謂此也其云陽中有陰陰中有陽者乃所以發明坎離之德陰陽得中而無過不及耳傳疑以子午則一極一生卯酉則一未極一在中爲

說熟觀翁氏上下語勢似非此義未知如何

四營而成易註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

按卦畫之分也一畫者二謂之儀二畫者四謂之象三畫者八謂之卦此三者皆有名至於四畫者十六五畫者三十二則皆未有名故朱子於此但云十六者之一三十二者之一蓋指橫圖中第四第五兩段而言也玉齋之釋傷於太細夫謂初揲而得一者爲陽之儀得一者爲陰之儀則已足矣必繫之曰自乾至復三十二卦自姤至坤三十二卦謂再揲而得二者爲太陽得二者

爲少陰得二者爲少陽得二者爲太陰足矣必繫之曰  
自乾至臨十六卦云云謂三揲而得三者爲乾得三者  
爲兌足矣必繫之曰自乾至兌八卦云云其支離繁冗  
已非朱子本說之意矣至於四揲而得四爻處乃謂十  
六卦中一卦五揲而得五爻處乃謂三十二卦中一卦  
則又大失朱子之意而殆不成說話矣其所謂十六卦  
三十二卦者果何謂耶自乾至大壯自小畜至泰倣此  
者凡十六則謂之十六分可矣不可謂之十六卦非乾  
則夬非大有則大壯倣此而分則凡三十二矣豈可以  
此而遂謂之三十二卦耶朱子所謂一爻成只有三十  
二卦二爻成只有十六卦云云者因論筮短龜長而有

此說耳與此註所云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  
象之畫云云者意指語脈自不相同各爲一說而玉齋  
引而證之以釋此註誤矣

老陰掛扠圖下註玉齋胡氏掛扠數該八卦象之說曰一  
變而得兩儀之象云云傳疑釋之曰乾震離兌之第一變  
皆奇坎艮坤巽之第一變皆偶此一變而得兩儀之象云  
云

按玉齋此條以掛扠全數六十四揲有六十四卦之象  
反復推明極其巧且詳矣然其曰一變而得兩儀之象  
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云者乃朱子  
之說玉齋此條所論實本於此而不稱其爲朱子之言

殊為可疑然其所謂初變得偶者巽之一陰在下也再  
變得偶者離之一陰在中也三變得偶者兌之一陰在  
上也此他做云者只謂有其象耳非直以是為巽為離為  
兌也今傳疑謂乾震離兌之第一變皆奇坎艮坤巽之  
第一變皆偶云云則是直以其卦目其象之似者矣夫  
初變得五再變三變得四者有乾三奇之象而不可直  
稱為乾矣初變得五再變三變得八者有震下連之象  
而不可直稱為震矣餘可推此而知也程沙隨論兩儀  
而曰乾之畫奇坤之畫偶朱子答之曰只此乾坤字便  
未穩當其謂一畫之時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  
也今以三變而一爻成者直謂之某卦某卦則其為未

穩殆甚於沙隨之說未知如何

禮記

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按賓主同行相向而不相背然後致敬之道得而陞階  
入門之際亦得以相觀為禮而先後品節不差主人上  
於東階而每級先右足者欲其面向西而目常接於賓  
也客上於西階而每級先左足者欲其面向東而目常  
接於主人也註云各順入門之左右者似無義意

席間函丈疏曰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并

中間空地共一丈也

右二條  
曲禮上

按此疏語則兩席之間又只是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

以今尺擬之則僅一尺一寸強師生講說揖遜之坐必不至若是挨逼也况席間函丈之文分明是兩席之間容一丈云耳不當并兩席之廣而為言也文王世子曰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語尤明白所謂三席即此所謂文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故以孔子之聖而只得從周其言曰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災必逮夫身此章所謂君子行禮不求變俗者即此意也詳味上下文義其為下不倍謹守王制之意溢於言外所謂皆如

其國之故謂一遵國家典故也註謂卿大夫徙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蓋因下文有去國三世等語故遂以此章其國之故為故國之俗然畢竟似非經文本意

凡非吊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

右二條曲禮下

按士喪禮曰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此上文曰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迎拜則還闕不敢答拜此章所謂不答拜正指此二者而陳註乃謂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遠絕故君不答拜若然則當云非國君見士不當云非見國君使兩句之間一主吊者一主所見者文勢語脈上下乖戾至此甚也蓋吊喪而不答主人之拜大夫士見鄰

國之君而不答主君之拜者皆不敢抗賓主之禮也非此二者則禮無不答拜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按禮曰祥而縞是月禫縱月樂又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據此三條則未禫之前必無笙歌之理禮又曰親喪外除謂日月已竟而哀猶在內也二十五日若駟之過隙哀痛未盡思慕未忘故既祥寢地服素縞麻衣不佩玉食鹽醬禫而後牀禫而後織無所不佩禫而後食肉飲酒而先之乾肉醴酒則聖人於祥未嘗處之以純吉非意之也蓋以廓然不樂之情自

不能已也飲酒食肉且不忍况作樂乎聽於人且不可况作於已乎雖有樂崩之憂亦不應如是之遽也竊疑此經祥字是禫字之誤蓋因下文有有子既祥之文而誤也或曰如子之說則喪服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此言何謂也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所謂除喪非指二十五月耶曰將軍文氏之子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浹衣垂涕洟而立於廟以此觀之則所謂除喪非似指二十五月大抵此經所記多誤又安知非是字誤乃是記誤耶

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

按二猶字當作如義言若在阼階為主若以賓禮待之也陳註以尚字之義釋之與中間則與賓主夾之一句語執相戾可疑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羣居則經出則否

按註云羣者諸弟子相為朋友之服也竊詳經文之義似不如此蓋門人之喪孔子若喪父而無服故吊服而加麻麻卽環經也於禮吊服加麻者出則免經二三子乃七十子之徒恩深而義重故哀亦為之加隆所以出而猶經有隆於常禮也羣謂其餘羣弟子雖遊學於聖人之門其恩義之深重不能如七十子之徒故哀亦為之殺而居則經出則免也孔子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又曰二三子之嗜學也又曰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觀此語意則二三子之稱非泛指三千羣弟也明矣故記禮者於此特言二三子之喪孔子有異於羣弟子之喪孔子非謂孔子之喪則門人皆經而出羣弟子相為之服則居經而出否也况此篇言孔子之喪者凡四而皆記門人喪夫子之事不應獨於此章并記其相為服之事以雜之也陳註可疑朱子答門人問師服引平居則經以為證然則朱子亦以居則經為為孔子矣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及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吊焉

上弓



按其徒謂門弟子也聞其父之死而趨出也臨川吳氏謂曰吾父死者立於門側之客曰也非徒經文語執不如此若是客則曾子不當稱爾矣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按上文所謂以虞易奠以吉祭易喪祭有漸變而之吉之義故於此總而言之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言葬日而初虞柔日而再虞剛日而三虞又剛日而卒哭明日而祔其祭相連接也是日指葬日也上既言不忍一日離此又言不忍一日末有所歸蓋所以反覆其言以發明孝子愛親之心也陳氏以此

變字為變禮之義遂以速葬速虞之說釋之恐非經文本意變只是順變之變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按此即趙文子之事而陳註謂即不遺友之實則上文隨武子之事當之矣蓋上章文子稱隨武子之語只利其君不忌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兩句而已其下晉人謂文子知人七字乃記禮者之語言文子之尚論前人賢於叔向故晉人聞之者皆稱文子為知人也其下二章又記禮者記文子之事而陳氏失於照管遂以晉人以下七字及其下二章并作文子稱武子之語看做

釋之如此誤矣小註長樂陳氏之說亦以下二章連上文隨武子之事作一袞說話似亦錯看且以舉管庫之士為長於知人蓋經文所謂謂文子知人指尚論之明而陳氏以下章之語當之亦似未穩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云云右三條檀弓下

按註謂魯人之入保城邑者疲倦負其杖而息于塗然則息字當屬上句經文文勢似不如此且左傳亦載此事而曰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云云此息字亦為太息之義蓋禺人遇入保者歎息而言之也

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按註云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此說似

誤夫陰始於夏終於冬豈有春為陰氣之理輯註方氏說慮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說甚好

仲夏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按陽生機也陰死機也一陽生於仲冬而曰諸生蕩喜之之辭一陰生於仲夏則不專主死言而曰死生分危之之辭此記禮者之微意也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蓋此意也陳註乃以物之感陰陽而生死為說已失其旨矣而況此月之候陽極而將盡陰微而方至故螳螂生鶡始鳴則物之感乎陰者得時而盛矣反舌無聲鹿角解則物之感乎陽者失時而消矣乃謂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

而已成者死此乃子月之候非此月之候其誤又甚矣  
季夏命婦官染采必以法故無或差貸

按孟春宿離不貸之貸讀如忒謂差忒也則此差貸之  
貸亦作忒義甚為明白而必參差貸變之說讀貸為二  
何耶未可曉仲冬母有差貸當與此同

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

按神農卽炎帝夏之神也主稼穡言故不曰炎帝而曰  
神農耳註謂季夏屬中央土謂之神農者土神主成就  
農事也夫土寄旺於四季無所不在特以五行相生之  
序繫之於夏季豈可以季夏為屬於中央土乎易曰神  
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是以

後王尊之以為夏月之帝而立夏祀之於南郊此所謂  
神農之事神農持功者皆指此神豈可舍此主夏之神  
而必迂就中央土之神以為言耶

孟秋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按季夏言鷹乃學習此時習飛而已至秋而始行戮也  
與季秋言豺乃祭獸戮禽同一文法也况每月內記時  
候者自為一節天子居某所以下乃言順時行禮之事  
此乃一篇通例也不應獨於孟秋一月以王者用是行  
戮一句置之於記候節中為懸疣附贅之文以亂其通  
例之序也陳註誤當從小註馬氏說為是

仲秋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

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

按視全具一也按芻豢瞻肥瘠二也察物色必比類三也量小大四也視長短五也註以所視所按所瞻所察所量為五者似誤且曰五者悉備則上帝且歆饗之矣况羣神乎此亦似非經意經意蓋謂五者必皆備當然後上帝饗之矣乃嚴命宰祝使之盡誠循省之辭獨稱上帝主最尊而言也

仲冬湛熾必潔右七條  
月令

按下文云火齊必得此乃蒸炊之事此熾字義相重複且以必潔之義觀之則似是漬字蓋聲相近而誤讀也孔子曰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不

舉亦非禮也

按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曰不知也子貢問練而牀禮歟子曰非禮也以此觀之則歷舉先君之事而直斥其非禮豈聖人為君諱之義耶此章恐非夫子之言也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右二條  
曾子問

按爾雅釋親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朱子修儀禮經傳時取以為親屬記其註曰古者謂婚姻為兄弟此言不得嗣為兄弟者乃謂不得相與為婚姻之家也蓋壻之父或伯父致命于女氏其辭當如此宛

轉據自己爲言不當直指壻與女而言不得爲夫婦也  
陳氏謂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言繼此不得爲夫婦也  
恐失之疏家亦說如此然畢竟未安

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  
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

按有父之親者言世子有父也有君之尊者言世子有  
君也卽下章所謂有父在有君在也有父之親則知爲  
入子而親親之節得矣有君之尊則知爲人臣而尊君  
之節得矣夫然后已亦可以爲人父可以爲人君所謂兼  
天下而有之也然則養世子可不慎乎今武王已崩則  
成王無父之親矣踐天子位則成王無君之尊矣不知

君臣父子之道則兼天下而有之不亦難乎此周公之  
所以不得不以世子之法抗之於伯禽而教成王也大  
抵此章及下章皆主世子之身而反復其言以致丁寧  
之意通上下文熟觀之則意極明白陳氏吳氏但見君  
之於世子也一句壓在上面不知有父之親以下文勢  
却轉折還從世子身上說去其言無義味吳氏說兼字  
雖巧然必非經文本意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按此一節似是錯簡當入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共爲一  
章然則上下七章七箇則字文勢齊整庶子治之一句  
與司士爲之一句亦得以類相比矣大抵此經乃諸儒

長谷先生集卷之二  
雜記之書故如此錯出處甚多然此節則語既艱詭意且重複兼令上下文勢被他隔斷其為錯簡似無疑觀於下文歷舉覆解之章尤為明白

至于贈賻贈合皆有正焉

按此正字卽上章庶子正於公族之正謂治其次序糾其非違也陳氏謂各有正禮與上文有司罰之之語義不相貫

敬吊臨賻贈睦友之道也

按此覆解上文族之相為也一款蓋言公族有睦友之道也註以君為言似未穩

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云云

按於饌言適於醴言省互舉之也舉饌及醴則養老之珍無不該矣珍當為句言親適饌所省視酒食而養老之珍皆具也註以省醴養老之珍具為一句謂省醴及珍羞之具文勢似未然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右六條文王世子

按此章是摠括上文之辭行之以禮修之以孝養指適饌省醴一節紀之以義指下管象一節終之以仁指命公族一節蓋以字各相應而知之也惟大敬二字上文不見似不明白然天子之事莫大於視學則慮之以大指鼓徵一節天子之愛莫敬於養老則愛之以敬指適

東序一節此兩句是統言視學養老之事而下文乃推言之也陳氏說似未穩當當與儀禮參考

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辨禮記一條

按註大夫衛君之宗廟而致死恐誤孝經言諸侯之孝

則曰能保其社稷言大夫之孝則曰能保其宗廟曲禮

止國君之出則曰奈何去社稷也止大夫則曰奈何去

宗廟也蓋各言其所主也此所謂死宗廟義亦同此非

謂君之宗廟也臣之忠於國者有曰以安社稷為悅有

曰安社稷利國家則專之國之所重在社稷故無論君

大夫皆以社稷為言如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

社稷亡則亡之北地王諶曰背城一戰同死社稷然則

國有患而臣為君死只得謂之死於社稷何可謂之宗廟有若分守而各致死者然哉

貴誠之義也

按禮器曰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又曰君子之

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此章所謂貴誠

即其義也言但主於誠而不事乎文也註謂犢未有牝

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是則以犢為有誠慤矣恐誤

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

按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以射者六藝之一而男子之

事也故君命之則不敢以不能辭而以疾辭以有懸弧

之義也註以初生未能為說似誤

天子大蜡八

按陳註先齋一司齋二農三郵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夫蜡之祭也所以報有功也下文所謂昆蟲無作即螟蝗之屬害稼之物有何功於農而并祭之耶况迎猫迎虎既分為二條則不當合二物而為一神疑先齋也司齋也農也郵表畷也猫也虎也坊也水庸也為八神當更考周禮儀禮也其說合聚萬物為閉藏之義祭百種為百穀之神皆可疑當從小註陳氏方氏說似是

蜡之祭也王先齋而祭司齋也祭百種以報齋也右四條郊特牲按詳上下文義蓋謂祭以百種之穀以報先農嚴陵方

氏說得之陳氏謂祭司百穀種之神恐誤若然則其數八蜡之神不舉百穀又何耶其以昆蟲為八亦恐未然下文所謂昆蟲毋作蓋為來歲祈禱之辭陳氏既以昆蟲為螟蝗之屬則已得之矣而乃以備八蜡之神螟蝗何取於報功而列之於猫虎耶

夫婦皆齋而宗敬

按宗敬謂尊而敬之猶宗事文王天下宗周之宗也註謂致宗廟之敬似未穩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按此章上下文義言五帝之養老也但法其德行無事



於乞言而尊德樂道之誠已足三王則法其德行而又  
有乞言之禮然亦略其節文而篤其誠意非若後世之  
外為繁文而內無重道之誠也所謂亦微其禮者乃善  
之之辭蓋乞言比之於憲則為末故曰亦憲曰亦微其  
禮曰皆有悖史反復其言以明三王之養老主於誠而  
不主於文此記者立言之意也註謂其禮微略不誠切  
以求之非惟文勢不然三代聖王豈為不誠之禮以悅  
人之觀聽而已耶

遂左還授師子師辨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右三條內則

按授師子當為一句言授師以子也儀禮昏禮納采主  
人降授老鷹謂以鷹授家臣也文法與此同註以授師

為句以子字屬下師字恐文勢不如此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按趨有疾有徐接武以下雖有三樣然皆徐趨之節也  
其曰皆用是言非但與尸行如是凡徐趨皆以是為節  
也下文即繼之曰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蓋與此對  
舉而言之也註謂或徐或趨皆用是恐誤

聲容靜 玉色

按聲容靜言其不高急喧哄也玉色言其溫潤而栗然  
也陳氏以無噦咳無變色釋之恐未圓備

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

按方疑當句絕謂珽之制方取正於天下而無所讓也

與下諸侯大夫二段文勢相應註謂方正恐誤  
祭席不由前為躡席

按疏謂登席當由下不當由前為躡席故也其言升降之節則固是而揆以經文文勢似不順陳氏則謂登席不由上者乃為躡席其說經文文勢則得矣而揆之升降之節則又可疑竊意兩說之所以誤皆在於以上為前蓋自席之方設之初而言則不問何向背上端為後下端為前此所謂不由前主席而言也自人之升席之後而言則席之上端即為之前而下端為後矣曲禮所謂虛坐盡後食坐盡前主人而言也人未升席則席自為主而亦以前為南此蓋謂登席者當由下端若不

由下端而遽從上頭升席則為躡所謂前即下也○陳氏說鞞之前後以下為前上為後得之於鞞而失之於席何耶蓋上為後下為前人與物莫不然也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棗士側尊用禁右五條

按此言凡設尊皆尚玄酒而饗野人則無之大夫士皆側尊而君則面尊也然則唯君面尊四字似當在用禁之下

孟春乘大輅右一條

按春者蠢也萬物蠢動也夏者大也萬物長大也秋者斂也萬物收斂也冬者終也萬物之所終也因生長收

藏之異氣有春夏秋冬之異名故三代相繼雖建正之各異而春夏秋冬之名終不可改如商正建丑則以十一月為歲首矣不可以十二月為春周正建子則以十一月為歲首矣不可以十一月為春何者感發之風栗烈之氣有何取於蠢動萬物之義而名之為春耶此言孟春乃指建寅之月如月令之云蓋記者追言之辭據下言季夏六月則尤為明白註以周正子月當之失之矣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按上庶子對祖而言鄭氏所謂祖庶也下庶子對禰而言鄭氏所謂禰庶也祖庶者祖之庶即庶孫也於其禰

雖為適而於祖則為庶故得祭其禰而不得祭其祖也鄭氏又謂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為庶也疏曰正體謂祖之適也下正謂禰之適也言庶子之長子於禰為適而於祖為庶故祖適謂禰適為庶也惟經文不曰庶孫而同謂之庶子故語勢重複朱子亦疑為衍文然其意則蓋如此今陳註於上文則曰兄弟二人一適一庶俱為適士而其庶子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於下文則曰上言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祭禰也是祭與不祭惟在於官爵之有無而不繫於適庶烏在其為明其宗也禮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

子之家大夫猶然况適士而得立禰廟乎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按世子者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於妻父母之服疑於當降故記禮者特言之又繼之曰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蓋謂天子諸侯之適子雖貴其爲妻之服與大夫之適子無異也言當服不杖替儀禮喪服篇大夫之適子爲妻不杖替是也陳氏謂世子爲妻之服與大夫爲適子之服同甚失立文本意况正統繼體之服乃斬衰三年雖諸侯不降而今云大夫爲適子齊衰不杖亦似無據

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按繼父之尊從已之卑天理人情豈宜如此陳氏曲爲伸屈正變之說以解之終是不成義理恐當以闕疑處之也且父爲天子諸侯而主祭之元子却爲士卽無是理鄭氏謂父以罪誅亦未見其必然也

虞杖不入於室附杖不升於堂

按凡去杖所以致敬也初喪哀爲主而不及於敬至此然後始爲此節鄭註所謂哀益衰敬彌多者甚簡當陳氏以爲殺哀之節則語意未穩蓋哀殺故去杖非去杖以殺其哀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按男子重首婦人重腰故旣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

帶卽此所謂除喪者先重者也但陳註謂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雖卒哭不受輕服云此却可疑儀禮卒哭獻畢丈夫脫經帶于廟門外婦人脫首經不脫帶註當變受之以葛也婦人少變而重帶故帶不變也故喪服圖式篇卒哭受服圖男子首經腰帶皆去麻服葛婦人則只首經以葛易麻腰經仍其故麻檀弓曰婦人不葛帶以儀曰婦人葛經而麻帶皆謂此也今陳氏所謂所重者無變卒哭不受輕服等語只說得婦人事而乃以凡字該之又不分男子婦人只一袞說去何耶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按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當為一句謂繼父不同居而有服者必嘗同居也卽喪服傳所謂必嘗同居然後為異居也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又為一句與下有主後者為異居相對說乃所以釋上文也註以必嘗同居皆無主後作一句似不明白

宗子母在為妻禫右七條喪服小記

按宗子雖尊猶不壓降其妻則非宗子者尤無不禫之理陳註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云者與上文不相承疑有闕誤

追王太王曾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按卑謂子孫尊謂祖禰小註方氏說子孫為王祖禰為

侯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王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臨祖禰之尊義極分明陳註謂不可以諸侯之卑臨天子之尊恐不然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云云

按存愛者存其愛物之心列於五者之目而實為四事之本者也無是心則親不得以治功不得以報賢不得以舉能不得以使而民莫得其死矣註謂察其親愛之辟恐未然且存未有訓察者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

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右三條大傳

按上文曰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親親即此所

謂仁也尊尊即此所謂義也仁主於愛愛自近始故由父母而上之至于高曾則其服輕義主於敬敬由尊始故自高曾而下之至于父母則其服重一輕一重皆天理之宜故曰其義然也疏謂遠者恩愛漸輕故名曰輕則得之矣而下云祖則義重故名曰重此則似非經文語意也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不牽強而不抑開而不達云云

按自大學之教也以下數節皆言從容誘掖使學者興起樂學無扞格疾苦之患之意此所謂不牽不抑不達正所以申上文之義也抑即韓文公所謂抑而行之之抑乃驅迫馳驟之意註謂不沮抑之使退似失經意達

有發盡之意如十分道理只說二三分以開其端而不盡發其底蘊則學者必致思而自得之矣註引雜施觀善等語以釋思字亦未襯貼

力不能問然後語之

右二條  
學記

按不能問之上著一力字可見憤悱之極而不能自言之意非懵然不能問之謂也註中欠此意

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

按遺者有所不周之義言清廟之瑟尚德而不求備於聲大饗之禮尚誠而不求備於味即上文所謂非極音非致味也陳氏以爲有不盡之餘音餘味失經義矣小

### 註邵氏說得之

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按樂之所以爲同仁以愛之之事也禮之所以爲異義以正之之事也仁義者禮樂之本禮樂者仁義之用仁義之性出乎天禮樂之作出乎人此其本末先後自有較然不可混者觀於孟子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樂之實樂斯二者一章亦可見矣陳註乃以仁義爲禮樂之輔其倒置甚矣不可不察也下文仁近於樂義近於禮者亦言其氣象意味各相近似耳非以仁義爲後於禮樂也

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云云

按此六段與上文哀心感者其聲嗥以殺六段相照應  
然彼以心之發於聲者為言此以樂之感於心者為言  
其曰心術形焉者言隨其聲之所感而心之形現者不  
同耳非謂形於聲樂也劉註似誤小註馬氏說得之

武王克殷反商

右四條  
樂記

按反商即書所謂反商政也註讀反為及以為至紂都  
此必有所本然可疑

上客臨曰云云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云云

按若主入者而言則門左即門西不當變文而稱門左  
若主門南向而言則又不得為東上兩皆可疑疑門左  
當從上文作其左似是益字之誤也

男子祔於王父則配女子祔於王母則不配

右二條  
雜記

按凡言女子有專指在室者女子許嫁笄之類是也亦  
有通稱婦人者女子子為祖父母及此等處是也陳氏  
必以未嫁女及嫁未三月者當之失之固矣

寢東首於北牖下

按儀禮士喪禮之記曰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牖下疏  
曰牖謂之墻窗大記謂之北墉下必在北墉下者亦取  
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故也記既曰北墉下疏  
引此文而亦作北墉下然則此牖字乃是墉字之誤知  
然者古者宮室之制本無北牖故也但論語註亦曰禮  
病者居北牖下此却可疑得非因經文及下文皆有牖



字遂并墉為墉耶○夏攷註疏鄭云或為墉下

疾病外內皆埽男女改服

按此乃謹變正終之事古人於死生之際尤致其嚴肅如此陳註謂賓客之來失輕重之倫矣應氏說甚好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紵二衾君大夫士一也

右三條

大記

按上文小斂條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言君

大夫士皆用一衾也此云二衾正與上文一衾相對舉

又云君大夫士一也正與上文皆字相應明小斂用衾

一大斂用衾二君大夫士皆同也註云二衾者小斂一

衾大斂又加二衾也文勢繁冗有若通計二斂之衾共

為二衾者然恐學者照勘不審大斂亦用一衾則其誤不細故明著之

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右公其地則不祭

法條祭

按上文既言天地寒暑日月星辰之祭又曰山林川谷

丘陵皆曰神而繼之以此蓋謂天子無所不祭諸侯只

祭封內山川其曰公其地則不祭者公讀謂無言山川

之在於其地者祭之無於其地者不祭也陳氏謂公其

地見削奪也若然則天子失天下亦不能祭矣何獨諸

侯為然耶

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禴有樂而嘗無樂

按禴殷之春祭名嘗秋祭名春而有樂者樂親之與陽氣而將至也秋而無樂者哀親之與陰氣而將反也迎來指禴送往指嘗此言哀樂與下文所謂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不同鄭氏謂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此乃指凡祭之辭神而言非此章之意矣

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

按必有見必有聞皆自祭者而言見音現者非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  
按生者對死之稱言月之蘇而復生在於西方參同契所謂震受庚西方是也方氏謂明生於輪郭之西巧則巧矣但既與日出於東對言則知此亦為天地之西上

文又言祭月於西則知非為輪郭之西矣

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右四條祭義

按陰陽有以待對言者有以流行言者陽饒陰之陽大陰小陽進陰退其待對之大分也至其流行之際則其饒之進退又互為消長如寒增一分則暑減一分夜增一刻則晝減一刻陽不必常饒而進陰不必常乏而退此一陰一陽交錯運行變化不息而成歲功者也此經所謂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正指二氣之流行則其言長短即晝夜寒暑之消長進退也意極明白方氏乃謂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為氣賦而為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此則以待對之大分不能

移易者言之也而繼之曰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巡而未嘗相絕故足以致天下之和非唯前後矛盾首尾衝突不成說話且其所謂一短一長終始相巡者指何物而言耶求之造化不見襯貼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

按致哀致慤如見如在誠之主於內者也登降薦獻聲樂飲食禮之施於外者也誠在於中而禮以將之非禮亦無以行其誠也故曰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增其君子之志也所謂外卽三道也觀所以字文勢極分明非

三道者又假於外物也陳氏謂裸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甚牽強無意義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右二條祭統

按此言尊卑之等卽上文所謂貴賤之等也曰貴賤曰尊卑皆以位之稱也獻有先後爵有大小所以明卿大夫士尊卑之等也若曰以齒而明尊卑則語意不倫蓋齒之所明者長幼老少也爵之所明者貴賤尊卑也其不可互言也明矣故下文見長幼之序一條以序齒之事明之此條不當又以齒爲言疑此皆以齒三字衍文蓋因下文言羣有司皆以齒而此亦有羣有司字故誤

行也小註方氏說似不可從

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

右一條  
經解

按隆禮由禮以是尊敬而率循之意與極高明而道中庸全沒交涉方氏取以證之已不親切至曰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則其說尤乖謬幾乎王氏處已處人之說矣讀者不可不知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

言也是臣之福也

右一條  
哀公問

按哀公聞孔子之格言而有動於心既請其少進又請其志之心至此則說之盡其詳提之極其要無以復加

矣故答之以此其意蓋謂寡人不聞此言則後日有罪猶可諉以不知而作今既得聞此言則後日有罪無以自解而為辭也是欲遵受聖訓而無取罪戾之辭故孔子以為臣之福也陳氏謂雖聞此言無乃後日有罪何是有意於寡過矣若如此說則是不過為自畫之言其與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者所爭不多惡在其有意於寡過耶失之矣

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

右一條  
仲尼燕居

按居吾語汝者使之坐而語之也前吾語女者使之進而語之也陳氏以前為昔者之義似非

子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

右一條  
表記

按中心慤怛仁之大者也率法而強之仁之小者也數世之仁仁之長者也終身之仁仁之短者也以此觀之則仁有數義當爲一句義是名義意義之義非與仁對舉之義也陳氏呂氏皆以仁有數爲一句義有長短小大爲一句然則下文何故反復說仁都無一語及義之長短小大耶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右一條服問

按三年之喪卒哭而受以葛練而去首經故既練而遭期喪則爲之戴麻經著麻帶蓋以新喪之服爲重經所謂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是也及其既葬經與帶受之以葛則帶與三年之帶正同而三年之葛爲重故還

著三年之葛帶而仍戴朞之經此上章所謂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也大功亦服之重者故三年之喪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其帶經變除之節亦與期喪同小功則情輕而服輕故既練而遇之則當免則經而事畢則去之帶則元不變蓋不可以輕服斷本之澡麻廢三年之葛也下文謂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大功之葛尚不得變况三年之葛乎初喪尚不得變則况既葬乎故此章曰小功無變也其義甚明陳註謂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恐不然○上章小註藍田呂氏說功衰亦誤當從陳說經文兩其字分明指本服也

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右義條射

按天子以射試諸侯之貢士而施慶賞故諸侯君臣相與務於射以習禮樂以享樂譽此所以不用兵而諸侯自正之不暇也通一段是一義而陳氏以諸侯自為正以下分為一截似不然以具字結天子以下三句讀文法甚好

儀禮經傳通解續

喪服圖式卷內制服輕重之義條下小註祖服孫大功若傳重亦三年

按喪服篇父為長子斬衰三年傳曰正體於上又乃將

所傳重也疏云雖傳重不得三年有四種一則正體不得傳重謂適子有廢疾不堪主宗廟二則傳重非正體庶孫為後也三則體而不正庶子為後也四則正而不體適孫為後也楊氏既引此疏於後而於此乃云孫若傳重亦三年未知別有所據耶又喪服篇不杖菴條為適孫疏曰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為之菴又曰長子為父斬父亦為斬適孫承重為祖斬祖為之菴不報之斬者父子一體祖孫本非一體故也據此則祖為孫本服大功而為傳重故加服菴朱子家禮亦依此今楊氏所謂亦三年者必是字誤

大祥服圖

今補

縞冠縹衣素裳 卽所謂朝服縞冠

筮尸所服

全上

爲期所服

全上

祥祭所服

縞冠素紕麻衣 卽所謂素縞麻衣

既祭所服

按儀禮喪服圖式內闕大祥服一圖謹攷喪服變除篇

文依禫服圖式以補之

養正篇 跋見原集

### 盥櫛

晨興卽當盥櫛以飭容儀凡盥面以巾悅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沾濕櫛髮必使先整勿令散亂

### 整服

凡著衣提領欲直束帶欲緊毋使偏斜寬緩致失容儀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污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服役必去上服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澣補綴以求完潔上自冠巾下及鞋履俱當修飭燕居及盛暑尤要矜持不得袒衣露體

### 叉手

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令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大指向上右手四指皆直以掩胷亦不可太著胷須令稍離方寸

揖

凡揖時稍潤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至口而下皆令過膝與平交揖當心而下不必過膝皆當手隨身起又於當曾

拜

凡拜一揖少退先跪左足次跪右足俯首至地而起先起右足以兩手齊按右膝次起左足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務為詳緩不可急迫

跪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豎不可蹲屈背當稍俯以致

恭敬

立

拱手正身兩足齊并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雖困倦不得倚靠墻壁

坐

定身端坐斂衣拱手毋得偃仰傾斜倚靠几案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步趨

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宜太濶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視其足登高必用兩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為輕浮常宜收斂



言語

凡童子常宜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氣低平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真實有據不得虛誕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

視聽

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戒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雖非觀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使心慮外馳

飲食

斂身離案毋令太過舉匙下筯毋得意遽撥亂肴蔬安放

椀碟俱當加意照顧毋致傾墜毋得搏飯流啜毋令咀嚼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非節候及尊長命毋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

以上檢束身心之禮

灑掃

左手持木盤實水右手把竹木枝澆水輕灑堂中先灑遠於尊長之所請尊長就其地掃時亦然然後以次灑畢方置筵於箕上兩手捧之置於楹外執筵以進右手運筵左袂遮筵徐步却行不使塵及於尊長掃畢斂塵於箕出棄他所

應對

凡尊長呼召隨聲即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口則吐地

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又必待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母先從中亂說

### 進退

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當低首鞠躬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母背尊長與同列進退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母得越次紊亂退則席卷而下母得先出偷安

### 溫清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裘之厚薄爐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并候視窓

戶罅隙使無爲風寒所侵務致父母安樂

### 定省

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寢所問安否如父母已起就前先行揖後致問畢仍作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布席與衾待就寢下帳閉戶而退

### 出入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弟前肅揖告出散學時入必以次肅揖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

### 饋饌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兩手捧食器置於其

上器皿必乾潔者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類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進而徹之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視尊長所向未食者不敢食將畢則急畢之

侍坐

凡侍坐於尊長目則敬候顏色耳則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尊長獨語者則屏於他所

隨行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毋得相遠恐有所問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攜手則兩手捧之遇人於途一揖卽別不得後尊長而與之言

邂逅

遇尊長于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辭而行若尊長乘車馬則避匿若等級相懸不爲已下馬者則拱立道傍以俟其過

執役

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卽當趨就其傍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整席拂塵如侍射與投壺則爲之授矢拾矢如盥洗則爲之奉槃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俱當正容專志毋使怠慢差錯

以上入事父兄出事師長通行之禮

受業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所  
受業或未通曉當先扣之年長不可遽瀆問於師如必請  
問當整衣斂容離席而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某言未  
通敢請先生有答宜傾心聽受畢復原位

會揖

每日清晨直日一人擊板咸起盥櫛衣冠再擊升堂序立  
俟師長出座肅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  
揖如朝其會講會食皆擊板朔望則師長就座立皆再拜

居處

端身正坐書冊硯筆等物皆頓放有常所其當讀之書當  
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毋得翻亂讀用畢還置原所毋使

錯雜

讀書

整容定志看字斷句玩味徐讀務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  
他處手弄他物須熟讀貫誦又必逐日溫理逐句通讀以  
求終身不忘

寫字

專心把筆務求字畫嚴整毋得輕易草率致令欹斜脫落  
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汗于外其戲書硯面及几案最  
為不雅切宜戒之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二

愚伏先生別集卷之二

四三

